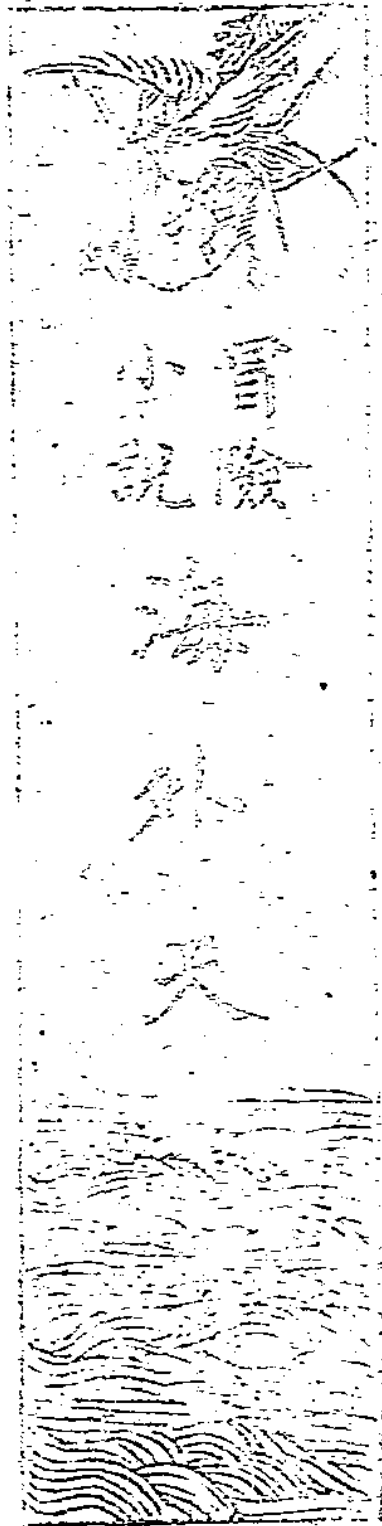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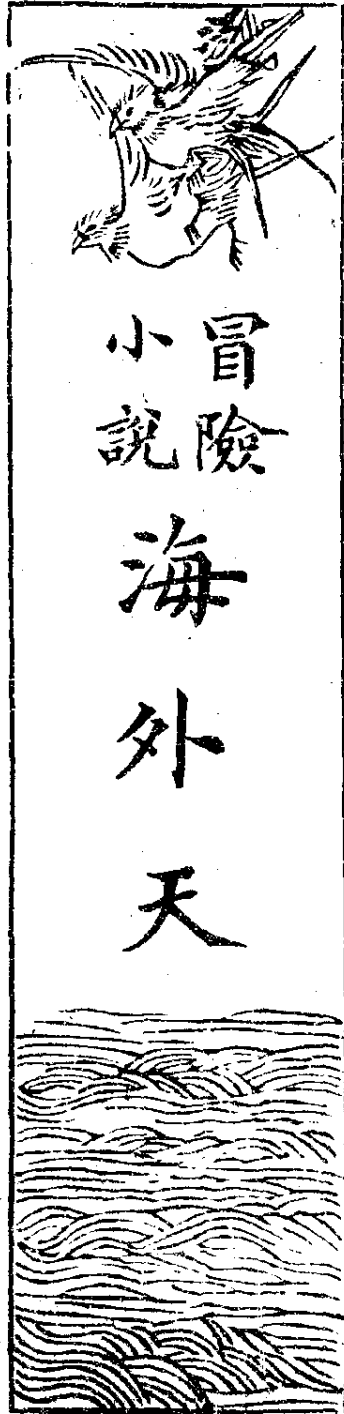


昭文徐念慈譯



海虞圖書館出版

昭文徐念慈譯



冒險  
海外天

海虞圖書館出版

冒險小說  
海外天回目

- |     |          |          |
|-----|----------|----------|
| 第一回 | 太平艦航海遇險  | 動物園怒獅搏人  |
| 第二回 | 遇颶風船長被難  | 棄客人水手逃生  |
| 第三回 | 難破船漂着無人島 | 探檢隊直通椰子林 |
| 第四回 | 感境遇大風吹幕  | 興版築荒島遷居  |
| 第五回 | 話舊事泐水救人  | 計逃學乘船思母  |
| 第六回 | 防危險添築堡柵  | 開戰爭捕入監牢  |
| 第七回 | 驚雷電下女被擊  | 避石洞羣狒圍攻  |
| 第八回 | 奪火槍分竊食物  | 備薪木新建魚池  |
| 第九回 | 缺醫藥英雄大病  | 同患難俊次傷生  |
| 第十回 | 拚命逃生榮歸故里 | 傷心痛哭發見遺金 |

第十一回 閒耕地利吉傷感

遇大風黑婦漂流

第十二回 講守備遷移入堡

決戰鬪計算擒王

第十三回 立望臺偵探蠻隊

開夜戰轟發地雷

第十四回 掘樹根船長求泉

被蠻槍老翁受創

第十五回 睡病葶箴言戒少年

來援軍大砲從天下

第十六回 叙原因海島歸魂

整歸裝澳洲卜宅

冒險小說  
海外天

英國馬斯他孟立特原著

東海覺我譯

第一回 太平艦航海遇險 動物園怒獅搏人

地球上。有。五。個。大。洋。亞。美。利。加。洲。之。東。歐。羅。巴。洲。之。西。正。是。大。西。洋。爲。五。大。洋。之。一。這。個。大。西。洋。當。時。哥。倫。布。未。尋。得。美。洲。以。前。泰。西。人。咸。指。爲。日。沒。處。不。曉。得。邊。際。可。見。那。洋。面。之。廣。了。至。於。其。長。更。自。可。觀。北。接。北。冰。洋。南。通。南。冰。洋。在。阿。非。利。加。洲。之。南。端。好。望。角。便。與。印。度。洋。分。界。這。好。望。角。便。是。世。界。上。最。著。名。之。大。浪。山。當。天。陰。雲。黑。風。急。濤。翻。個。時。候。每。每。像。大。山。一。般。打。將。過。來。風。越。發。大。浪。越。發。高。因。之。行。船。卽。十。分。把。細。又。不。免。碰。着。這。個。險。況。且。當。時。輪。船。尙。未。通。行。船。在。大。洋。中。不。過。靠。着。幾。道。帆。列。位。試。想。有。什。麼。能。耐。呢。你。道。在。下。爲。何。說。幾。句。話。這。書。所。講。正。爲。有。一。大。帆。船。在。大。西。洋。正。中。其。時。適。值。西。十。月。天。氣。忽。然。遇。着。暴。風。黑。雲。



壓海怒濤橫飛。這船名太平。此回卻不太平了。船首已沒入水中。船尾掀在水面。以上船身搖蕩不定。順着狂風一直吹去。此時船長一人把着舵輪。心下好不著慌。有二人立出在船面甲板上。一個十二歲的少年。一個五十歲頭髮已白的老者。因大風播蕩。出來看個樣子。正在東看西望的時候。忽然船頭前一二十丈遠。湧起一堆狂濤。向太平艦直打過來。那少年連忙開口問道。利吉翁。船身可不妨麼。那老者答道。芳雄。丈夫乘長風破萬里浪。這個算什麼事。少年道。大西洋中絕少陸地。這樣烈波。船不化爲微塵藻屑麼。老者道。否。此船極堅固。船長又老練。行海之事。是極有把握的。芳雄。爾可不要慌。少年道。你看船頭已沒入水中。假使船身一起沉沒。則我們不一同入水麼。你只麼說不慌。老者道。咳。我行船三四十。年。什麼事都經過。這一點子風浪。算什麼。大概人生世上。須乍着膽子做去。方能。有濟。若畏首畏尾。不要說被人家笑話。到子臨了。不且自己也笑自己麼。正講話時。那船是不住的向前駛去。好像飛一般。不一刻。見一荒島橫於前。舷。海燕飛翔。迴。

旋林際。樹木青葱可愛。無異一幅畫圖。少年又道。利吉翁。我聽見人說魯敏遜漂流記。想彼所到個地方。亦不過像這島一般。老者道。芳雄。我幾次乘船遇難。此事迹奇怪得狠。可惜無人爲我詳記罷了。少年道。甚妙。吾樂聞這樣的事情。閒時請告我。老者道。可以。閒時與你談談。較之讀魯敏遜的漂流記。當更有趣味。二人言畢。那老者已立多時。卽曳着少年的手。慢慢的步進船室去了。……列位。你道這個利吉老者。爲何遇着這個大風大浪。尙且從容不迫如此。原來彼於十歲時。卽在船上覓生活。小船大艘。無不乘坐。三四十年中。彼一身之航海冒險。實不容易將所經歷的告訴人聽。你看他面色爲海風所吹。已經成紺紫的顏色了。故其講話。有多少學問經歷。船海術亦嫻熟。決不同他人之亂說。謊嚇小孩子的。他姓風間。現在爲太平艦的二等水手。這太平艦甚堅固。容積四百餘噸。滿載英國所出的鐵器。及他種物。運往濠大利亞洲銷售。船長名荒海湧三。航海術非常熟練。性情良善。船長之下。又有一等水手。叫波山速太。這人粗暴善怒。彼所做之事。決

不容他人干涉。船長荒海湧三待之頗好。船上共十三人，中有五人爲波山水手的屬下。這是船上的情形了……再說少年的一家搭船又往何處呢？原來少年之父船橋雄次，有學問，有智慧，多年在濠大利亞洲之西特尼府爲官，買得廣大之地，用心開墾，以爲永遠住居計。此次回英吉利本國後，一同將家眷移往彼妻名春子，碧眼細腰，爲歐洲絕壯健的美婦人，生有三子，長子卽芳雄，伶俐活潑，次子名富雄，年方六歲，最歡喜耍戲，自己親兄弟，尙時常惡作劇。末子名正雄，年僅二歲，雇一非洲好望角近處的黑婦，名曷霞氣，以抱小孩。又有一女兒，名喚花子，年方八歲，眉清目秀，酷似其母，這是芳雄一家的情形了……船上除人以外，又有三只狗，其中兩只爲船橋一家所養，用以守牧羊者，一只爲船長荒海之獵犬……閒話休題，卻說這太平艦在大西洋中，遇着風浪，虧得一來船身堅牢，一來船長技藝嫻熟，能於惡風駭浪之中，向前直駛，不上十四五日，已至阿利加洲之極南端好望角的兜婆爾灣，下錨泊船。這里沿海有一山，山頂上非有一片平地。



如桌子一般。白雲鬱鬱。叢生於其上。從遠處望之。每每疑爲積雪。灣邊卽國都哇婆他。地極熱鬧。人煙湊集。這太平艦須停泊二日。料理事畢。然後啓碇。這日少閒。荒海船長與船橋雄次及芳雄富雄。往岸上閒耍。春子因遇風疲勞。臥於船中。不肯上岸。船長乃用杉板。棹至岸邊。同往岸上。訪一友人。至其家少坐。停一刻。卽由友人邀往該處有名的孔罷尼公園遊玩。這公園兼有動物植物。備列熱帶地方出產的東西。以故往來此地的人。每進內一觀。以廣眼界。船長道。這裏最凶惡的。爲獅子。現在囚在籠內。以供觀覽。富雄道。獅子麼。吾願一見之。船長道。此獸頗凶惡。須要留心。正言間。已入公園門。富雄卽欲往觀獅子。船長道。且慢。徐步而入。見園內所畜之鳥。所飼之獸。千奇百怪。不可言喻。正如山陰道上。目不暇給了。船長之友。一一詳言。此是何名。產於何地。此物馴良。此物凶惡。一頭說一頭走。只見前面有一大鐵籠。四面疊石。以鐵爲格子。如窓一般。內畜一毛色斑斕。雙睛怒突的獅子。博物家說。這獅子一族。爲獸中之王。卽猛惡的虎豹。俱不是彼の敵手。拔

其毛做成拂塵。一室之內。蒼蠅蚊子。都不敢飛入的。一行數人。離籠遠遠的立着。聽友人說那獅子的故事。大家不在意。這歡喜作耍的富雄。也不識怕。走至鐵籠邊。看那獅子。獅子見有人來。亦不少動。伏在一隅。目光卻准射在富雄身上。富雄以一手扶着鐵格。且走且看。驀然拾一石子。照準獅子个左眼擲去。不曾擲中。骨碌碌的落在一旁。隨手又拾石子三五个。擲去。悉歷索落。向獅子頭上飛來。霎時間。那獅子雙足按地。兩眼怒視。大吼一聲。望富雄這邊突然撲來。富雄不意此狀。這般凶猛。吃一大驚。回步不及。倒於地上。正是

黃口孺子。怎聞獅吼。熱心老者。又遇風波。

畢竟富雄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再說。

此書爲馬利約脫艦長馬斯他孟名立特姓所著之冒險小說。該艦長在英國海軍中。昔年列國竄法皇拿破侖於聖吼立那島時。當警護之任。既而辭職。專著冒險小說名於世。日本櫻井鷗村君由英文繹爲日文。名曰絕島奇譚。此編

又由日本文重譯者也。

前歲少年中國之少年譯十五小豪傑云。以中國說部體段代之。自信不負作者。吾於此書亦云。

此書原文十六回。悉仍舊貫。惟起訖處。稍爲裁補。取其機勢也。

起筆突兀。自是西人小說家慣技。亦可見佈局勝人處。

## 第二回 遇颶風船長被難 棄客人水手逃生

卻說船長友人正與船橋雄次等閒談。忽聞獅吼一聲。大吃一驚。舉眼看時。正見那獅子猛撲上來。孩子已跌在地上。齊聲道。阿呀。不好了。嘯的一聲。獅子已撲在鐵格上。這樣粗大堅固的鐵籠。尙且兀兀的搖動。大家嚇得一身冷汗。舉步上前。扶起孩子。已面色蒼白。顫抖不已。只見那獅子在籠內。兀自睜目掉尾。餘怒未息。富雄帶哭帶顫道。快歸去。快快歸去。雄次道。此皆你歡喜惡耍。以致吃一大驚。將來可決不要如此。說話間。攙着富雄的手。慢慢走將出來。此時園內。已哄動許多。

遊人圍在獅子籠邊議論方纔的情形。船橋一行人卻無心再看園中的景緻。辭別船長的友人。匆匆回船。不在話下。次日拔錨張帆。乘着順風。向太平洋望濠。大利亞洲進發。三日內風靜浪平。船如箭駛。芳雄等閒立甲板上。看那翼廣三四尺的大海鳥。往來飛翔。時向船邊掠過。有時與利吉翁閒談。頗不寂寞。那日晚上。荒海船長下令各水手整頓船上帆檣繩索等。要格外堅固。船內風雨表非常下降。恐有大暴風。水手等手忙腳亂。整備一切。果然下半夜黑雲佈空。一天流墨。電光閃爍。雷聲隱隱。西北風漸漸大起來。太平艦本由好望角向濠洲羅盤針路直向東北。遇着西北風。從左前舷吹來。船已蕩搖不定。不上一刻。那黑雲壓將上來。風聲濤聲兼着轟轟的雷聲。震天價響起來。大雨傾盆。船長等三人把着舵輪。不敢少懈。餘外水手等。立在船面。料理一切。落得如水淋雞一般。船橋一家。在船中倒在牀上假睡。兀自心驚膽戰。大風一陣。先將前檣的帆撕破。一片一片如白鷄一般。飛向海面上去。那時船已如奴隸國民。不能自由運動的了。頭上電光如金。

蛇亂閃。忽然一個霹靂。如放一個大砲。震得目眩耳聾。將前檣打爲兩斷。前檣邊水手四人。同時震死。斷檣爲雷火所焚。烘烘的燒將起來。船長荒海見事已急。將舵輪交於利吉。拚命的將前檣繩梯割斷。幸而大雨如注。火不能熾。漸漸的消滅。不上五分鐘時。那中檣又被那船左邊四五十丈高的大浪打折。船直向右邊側去。幸利吉將舵掉轉。不然早已捲入波心了。波山等準備小帆。張在斷殘的前檣上。將中檣的繩索一概割斷。拋入海中。又將後檣的帆。落下幾尺。料理甫畢。乃將舵輪交於波山。船長同利吉入船室內。安慰那搭船的。只見船橋夫人嚇得面無人色。伏在枕上。船橋坐在其側。三個小孩。各睡在牀上。最小的正雄。睡在母親身邊。船長道。我們不幸碰着這大颶風。想吉人天相。必不妨事。請各寬心。船橋說。正是我們可謂不幸之極。然當無可如何之時。只得聽天由命罷了。說猶未了。只聽得甲板上又鬧將起來。船長等急急退出。只見衆水手張口結舌道。不好。不好。：不好。：船長問何事。乃知被一大浪。將航海的第一要具羅盤針。捲入海中。荒

海船長道。阿呀。這便怎麼處……原來南太平洋。多珊瑚所成的暗礁。如被風濤船打上。不獨高價的船。碎成齏粉。其船內載的貨。亦歸烏有。一船生命。盡入水府。太平艦船長。當是時。已將最緊要的羅盤針失去。宜其着慌了……風間利吉。時立在荒海船長之側。荒海道。利吉這便怎麼處。利吉道。只好任天命罷。其時船已不知方向。順着風吹去。不一時漸漸的東方發白了。水手等一夜未睡。船長促其做事。船頭水已灌入。用水龍盡力抽去。船漸入卷渦之中。汲汲可危。不意此風連吹三日。一陣緊一陣的。未曾少息。船長水手等。更番從事。俱不得安眠。內備食物。外禦風浪。這幾人總算盡心竭力的了。俗語說得好。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太平艦此時已算山窮水盡。忽然又打一大詫。荒海船長是日立在前甲板。指揮各水手做工。正在緊要的時候。不料那斷檣上張着小帆。這支小帆的橫木。被一陣大風吹落。恰巧打在船長身上。一時氣絕。轟的一聲。這死屍與木。一起倒在甲板上。衆水手見船長倒地。知事不妙。一齊趕來。見已打死在甲板上。只得昇入船長臥室。

其時船已無主。一面又須抵禦風浪。忙在一堆。權推波山爲代理船長。又因波山爲人。不甚和氣。水手等多不服他使喚。是以水手數人。不上一刻。便竊竊的私議起來。一人道。這船沉了。我們便都死在太平洋了。一人道。便是阿。你看這水龍轂。水能吸多少呢。風浪又大。這樣不住的打將進來。便難說了。一人道。我們總歸一死。不如注出白蘭地。拚飲一醉罷。適值波山走來。聽見飲酒的話。便道。誰人說飲酒呀。此時可是飲酒的時候麼。一個水手道。你還不知麼。這船看來要沉的了。我們說飲酒。便是飲末次的酒。波山道。不行。我想你們同心做事。尙有可望。若俱吃醉。這便真不好了。一人駁道。我想吃酒而死。原是一片糊塗帳。若不吃酒。獨吃這太平洋的水。便真正不值得了。波山聞言大怒道。呸。你們不聽我言。豈不是謀反麼。一人道。波山君。我們從長計議。依我的愚見。我們坐在這裏。等船沉下的時候。豈非已來不及了。曷弗趁此機會。將船旁的大杉板放下。我們離了這裏。別尋一生路。儻天可憐。遇見大船。或海島。便有指望了。你們衆位想想。此事如何。那三五

的水手聞言一齊道妙極妙極贊成贊成那人接說道波山君意下如何波山躊躇道客人呢船長的死尸呢你們亦不可不想周到些水手見波山大有首肯的意思便道船長呢我們本來敬重他今不幸猝然死了只好載之同去若說到客人有婦人有小孩累墜得狠即舍之而去想也不能怪我們的了波山拍手道這便是了生死之際本來是誰顧不得誰我們竟定議罷其時利吉一手執着舵輪一面聽他們的議論心內想道好好你們這一班光棍虧你們也算大英國經過文明教化的國民這船橋一家算不得同胞麼此時既山窮水盡便想到舍之而去忍心到此地步即在杉板內決不能邀天佑的了我在小學校雖不多幾日每聽見教員說爲人在世所當親愛的便是祖國的同胞又道人當艱難困苦的時候須要認定一宗旨若或二或三便算不得宗旨你們平日也知道同心做事據此事看來你們可再能同心麼合羣麼只怕你們現在雖一起的走若再到艱難的時候又各人顧着各人的了我願與這個太平艦同歸於盡決不願再與你等



爲。伍。心。中。正。在。自。言。自。語。只。見。水。手。等。已。將。船。旁。的。大。杉。板。輕。輕。放。下。水。中。將。纜。縛。定。只。見。波。山。已。將。食。料。器。械。衣。服。等。一。切。歸。理。已。畢。携。至。甲。板。上。只。見。水。手。等。將。大。船。旁。之。鐵。梯。放。下。以。便。往。來。搬。運。只。見。水。手。二。人。已。往。船。室。內。將。船。長。放。在。一。板。上。扛。入。杉。板。中。只。見。波。山。將。船。上。三。角。帆。一。幅。划。槳。數。枝。運。入。杉。板。正。是。忙。忙。的。往。來。上。下。不。滿。三。十。分。鐘。已。位。置。得。妥。妥。貼。貼。了。正。要。將。船。梯。口。的。門。關。閉。忽。然。船。橋。雄。次。從。樓。梯。走。至。甲。板。上。見。他。們。的。情。形。是。要。棄。之。而。去。的。了。走。至。船。旁。見。杉。板。內。船。長。躺。在。板。上。雙。目。緊。閉。像。死。人。一。般。杉。板。內。的。水。手。已。張。起。帆。來。心。中。知。道。他。們。不。懷。好。意。急。得。走。頭。無。路。見。利。吉。仍。在。那。邊。執。舵。卽。走。至。他。身。前。說。道。利。吉。君。這。杉。板。往。何。處。呀。他。們。做。什。麼。呀。可。是。殺。了。船。長。將。逃。走。呀。爲。什。麼。船。長。又。躺。在。杉。板。內。說。猶。未。了。那。波。山。見。船。橋。與。利。吉。講。話。便。領。着。兩。三。個。水。手。匆。匆。的。走。過。來。說。道。風。浪。大。得。狠。客。人。你。是。不。知。行。船。的。險。惡。不。要。立。在。這。裏。被。浪。捲。了。去。快。些。進。去。快。走。快。走。船。橋。見。彼。凶。睛。暴。露。其。勢。可。畏。只。得。轉。身。至。樓。梯。

口退入船中。波山隨往。即將樓門閉上。向利吉招手道。利吉來。我們去罷。利吉不應。波山即走至利吉處道。我們去罷。你只麼還執着舵。不瘋了麼。利吉道。波山君。我不去。波山頓足道。你真痴了麼。這是生死關頭。你在這裏做什麼。我們是好朋友。我們皆去。你一人在此做什麼。你說不去。你不瘋了麼。快去。快去。正是。

丈夫本各有其志。道不同不相爲謀。

未知利吉果肯去與否。且聽下文分解。

波山說。你們同心做事。尙有可望。初念何嘗不善。惜不能堅持。便終爲他言所惑。

利吉所思。狠有道理。現在一起。艱難時候。又各人顧着各人了。直推到底。可謂明見。

親愛祖國同胞。認定一宗旨。堂堂中國。何處有此小學教員。

第三回 難破船漂着無人島 探檢隊直通椰子林

話說利吉被波山苦苦的說，乃開口道：波山君，吾守着船長的約束，天可憐我們，使君等早到着陸地，或者得便，再救我們，得與君等相聚，此刻就此分手罷。波山再四的說，利吉終不應，彼等與利吉一執手，說聲珍重，相率下杉板，砍斷船纜，順着風，帆棹兼施，不一刻，觀那小帆如一白點，漸漸向左邊隱去。利吉見他們已遠，暗想船橋被他們逼入船內，彼已嚇呆，不要尋了短見，自己又把着舵輪，不能少動，這便怎麼處。正呆想間，見樓梯口的門，霎時嘖嘖的響，繼而轟的一聲，已將門撬開，由梯走上來，第一爲船橋，第二卽芳雄，慌慌張張，見甲板上什物縱橫，杳無人迹，那被雷震死的水手，僅剩一個，橫在那裏，再有三個，想已被浪漂去了。見利吉兀自握着舵輪，船橋走去，說道：利吉君，彼等凶惡的人，已去了麼？吾願上天加福於君，君實救我們一家生命的恩人了，說罷，以嘴親着利吉的額，不覺嗚咽起來。利吉道：君意不敢當，我不過盡我的職罷了。船橋道：我們船可不沉了麼？利吉道：這一刻似好些，你看船頭的水，許久未抽了，否則不連船沉了麼？其時微微的

小雨。天上黑雲一陣一陣向前推去。似已高了許多。風仍舊從船後緊緊的吹來。卻不似前日的狂暴了。利吉道：「芳雄，你過來替我執這個舵輪。」芳雄過來，依言執着。利吉乃在甲板上，位置一切，把剩下一個死尸拖入洋中，其餘繩索木杆等一起整理，免得七橫八豎。船上柵欄已被浪打壞，棄下的餅乾食物等，放在一箱內。船橋等帮着料理，不上三十分時，約在下午三點鐘時候，那風忽又變了方向。利吉連忙將舵振轉，向船右舷行去。波浪已漸漸低下，船內母子等共料理食物。觀那光景，船是不妨的了。大家打起精神，更替執着舵輪。又過三日，適在午後，見海水內浮着海藻，且有小鳥飛翔。利吉老於行船，知離陸地不遠，取出遠鏡不住的向前窺視。至日夕時，見前面有一點小影。利吉大喜道：「陸！陸！芳雄聽見，即告知父親。大家喜得淚下，同至甲板上，向前觀看，果然露出青青的樹木。不一時，只見鬱鬱葱葱，都是椰子樹，結的椰子，纍纍如貫珠。想此地決非野蠻的巢穴。因野蠻以椰子爲糧，決不留在樹上。船已至離岸四五十丈之處，即下錨泊住，乃將船

邊小杉板放下。船橋與利吉携着槍。先渡上岸偵探。杉板已被浪打壞。修繕半時。始克成行。既至岸上。見有一片砂地。以外卽叢生灌木。餘皆爲椰子樹了。二人沿岸行二三里。卽有一江。由此入海。水淺如鏡。水底散有奇麗的貝殼。游魚潏潏的往來。風景絕佳。杳無人跡。時夜色蒼茫。二人恐迷歸途。趕緊回船。仍用杉板渡船上。一宿無話。次日晨起。早餐後。乃謀移居岸上。先渡上岸。相得樹林中有空地一片。可張天幕。伐得椰子樹二本。備作橫木。掃除落葉。又命黑婦曷霞氣鋤平地皮。利吉復乘杉板。回船取帆布雜物。復行上岸。只聽得轟然一聲。利吉不知有何變起。急急趕入森林中。見各人無事。始得放心。所放的鎗。乃係富雄窺父他顧。卽將鎗擊起。鎗內本裝子藥。以防野蠻猛獸襲來。富雄將板機撥動。擊在引火上。卽轟的放出。富雄出其不意。亦吃一驚。將鎗丟在地上。走至這邊。又將黑婦之鋤。此處彼處。在地上亂掘。雖船橋叱之。亦終不改。這日不住的搬物。至夜暫在幕中一宿。船橋與利吉輪番守夜。次日再行搬運。除有病之船橋夫人及小孩正雄外。各自

動手搬運物件。最後有一事頗艱難。因杉板甚小。僅容二三人。船上各樣動物。如四只肥豬。一只牝牛等。不易搬運。利吉細思得一法。將豬前身套一繩圈。使不下沉。將豬放入水中。令彼泅水上岸。將繩頭令岸上人緊拽。以爲助力。乃如法試之。豬在水中。僅二三丈路。利吉驚叫道。阿呀。不好。船橋亦看見離船四五丈。有一大鱧魚。張着大口。如飛趕來。堪堪至近。從後將豬一口咬住。直沉下去。利吉手拽着繩。幾乎拖下水去。急急拔刀。將繩割斷。那豬雖不住的叫。不滿三分時。已無影無蹤。沉至水底去了。利吉知此法不妙。只得將豬緊緊縛住四足。載至岸上。船中之羊。亦依此法。往來三四次。始告竣。只剩一牛。無可如何。乃定計在船中宰殺。用鹹漬其肉。以備不時之需。一連三四日。始將船中各物。搬運殆盡。幕的四圍。更徧豎木柱。以防猛獸。計所有物件。如帆布繩鏈。錨碇。船具。鎗砲。火藥。彈子。廚具。餐具。寢具。鐘表。遠鏡。桌倚。書籍。酒米。這樣大的布幕。已堆得滿滿的。想不憂困乏了。雞豬羊等。另樹一棚居之。小住數日。利吉與芳雄議探內地。看看情形。乃請春子縫成

背囊兩個。以備儲藏食物。及斧鋤槍彈等。次日。二人早起。辭別。各道珍重。直入森林中。携二只獵犬防衛。行時隨處將椰樹皮削去。以爲歸途認識。披荆斬棘。慢慢的前進。途中絕無何等動物。一路無話。約行三里餘。忽乃隨行的獵犬。怪聲狂吠。直向草叢中竄去。利吉知必有異。隨將鎗取出。跟蹤上前。見犬逐二三只野豬。利吉取中鎗準。轟的一聲打去。卻沒有打中。那豬亡命的逃去。利吉見沒有中。隨喚回獵犬。照舊前進。在途中憩息兩次。吃點東西。約行八英里。始將椰子林走盡。森林以外一片砂地。便是海岸。海內波濤洶湧。與剛纔起行之處。想必相連。此地。究爲島嶼。是無疑義的了。海內珊瑚島。遠成輪形。珊瑚礁。或起。或伏。軍艦鳥。信天翁。等海鳥。飛翔其上。心地爲之一曠。二人間眺其處。正無聊賴。芳雄拾得一卵。黑而橢圓。問爲何物。利吉道。此是鼈卵。此時爲生子之期。故散佈地上。芳雄道。我們何不捕一個回去。利吉道。不好。此時天氣正熱。往來八英里餘。不且死於中途麼。芳雄道。此處甚佳。我們一時如不能出險。則當移住此地。較之現住的地方。好多了。

利吉道我亦謂然。回時與你父相商議。是日二人動身。約上午十點鐘。至出森林時。途中担担攔攔。已下午五點鐘了。在這裏閒眺一回。不覺夜色蒼涼。二人急退入。覓得當風處。以便露宿。草草一宵。不在話下。然有一事。大爲不便。昨日起行以來。勺水俱無。海水又不能食。渴得甚爲難忍。最可憐二匹犬。亦渴得狺狺的吠。不住以鼻嗅地。尋覓泉源。利吉道。英雄。你看我們的犬。亦渴得可以了。人生在世。飲料最爲緊要。此地如無泉源。便算不得佳處了。二人朝餐已畢。隨着犬向低地尋去。不多一刻。犬忽趨至大木下。以爪亂爬。利吉走過來。拔出佩刀。一同掘地。不上二三尺。便見清泉汨汨湧出。利吉道。妙妙。這便好了。二人大喜過望。各自飲些。二犬亦不住的吃。正是

佩刀刺去清泉出。樂土移來可卜居。

未知二人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船長已死。保守約束。此人真不易得。雖然。此非守船長之約束也。乃守自己之



約束耳。自治法律。誠不能隨境變易。

富雄惡作劇。出於天性。卽被斥亦不少改。掘強可知。此回無甚可置論處。只取其敘事井井。有條不紊耳。

#### 第四回 感境遇大風吹幕 興版築荒島遷居

話說二人既發見泉源。這裏地勢較好。淡水又不缺乏。定計回去移家的了。只因傢伙甚多。在森林中搬移。頗不容易。頂好用船沿着海岸轉去。便簡捷得多了。二人歸途上一頭商議一頭走。不意偌大的森林。來時走至八點鐘之久。歸時認着暗記。僅二點鐘已將出森林了。正走間。天氣又驟變。黑雲一陣一陣的壓至頭上。呼呼的大風。吹得那椰子葉簌簌的響。芳雄道。利吉翁。天又變了。趕快些。利吉道。正是。免得他們懸望。二人加緊趕路。不一刻已出椰子林。第一那兩只狗跑得最快。趕到布幕前。狺狺的吠。似乎使主人聽見。知道他們回頭了。船橋等聽見狗吠。一齊至幕外。遠遠的見芳雄利吉無事回來。心下大喜。富雄卽走告母親知道。此

時春子病體尙未全愈。聽見兒子回來。連忙扶病出來。剛至幕外。見船橋已與利吉握手道。路上忽起大風。我們甚爲懸心。恭喜幸得無事。芳雄過來即與母親接吻。春子道。昨夜不受凍麼。芳雄道。甚好。不至受凍。利吉道。這樣大風。我們須趕緊將杉板拖至岸上。不要再漂失。船橋君。芳雄。曷霞氣。我們一齊來。利吉隨手取得一大木。捐去作墊。四人將杉板繫住。一齊用力。拖至岸上。船橋道。這太平艦可不妨麼。利吉道。這只好任彼罷。我們又須將幕張好。加些繩索。不要被大風捲了去。四人放妥了杉板。復回來四面加柱。復命黑婦將幕周廻掘溝一道。以備降雨時流水。諸事停妥。乃歸幕中用飯。備言偵探所見的情形。至夜。大家安寢。利吉至半夜睡醒。聽得外面風聲更大。起身往海面看看。只見波翻白泡。不住的向岸上打來。砰礮的聲音。如巨雷一般。因思波山水手。乘着大杉板。在這大洋中。不知能否遇救。上陸與否。這樣的大風大浪。不要說杉板。即太平艦容載四百噸。尙且如此。這幾人。不知能否免難麼。想到這裏。心中不覺惻然。又想一生的境遇。千奇百怪。

已經了許多。這番又漂着這無人荒島。不知何日纔能回鄉。吾雖無所繫戀。然丈夫生在世上。須要烈烈的建樹一番。今雖年紀已不小。若竟奄奄的死在這無人地面。不且枉生一世麼。心中呆呆的思想。正在百感交集的時候。忽然極烈的電光一閃。大雨如雹。迎面打來。急退入幕內。……原來彼等所張之幕。係用四五張帆布湊成。左邊一幕。除放些物件外。係春子同正雄及黑婦的寢處。中間一幕。船橋同富雄花子所居。前邊一幕。利吉同芳雄宿在其內。右邊幕內。堆放笨重的東西。左右幕均靠樹上張幕。惟中間一幕。用樁釘住。甚不牢固。是以此夜的大風吹至四鼓時候。一陣大風。將中間的幕。忽然吹去。風雨正大。船橋大驚。富雄與花子。齊齊大哭。驚得各人俱起身。先將富雄花子抱入左幕。船橋與利吉。冒着風雨。竭力料理。至天已明。始得重行張好。其時雨卻漸漸住了。黑雲如跑馬二般。向東南上推去。利吉至前面上岸處一望。叫得一聲苦。那太平殘艦。已被夜間風雨。解了。大小木片。橫蔽灘上。船中所載的鐵器。想已送入波心。於是邀集船橋父子等。

等。同往搬運木料。先運得船上的絞盤車大水桶等。然後將長短の木。逐次用絞盤車運到岸上。至第三日晚間。始行運盡。比灘上又成一大堆。大家商議。此處居住不甚妥當。趕緊爲移家計。將取得之木。編成一排。以便搬運笨重物件。一月有餘。始一切完工。是日天氣清朗。北風拂拂。利吉與芳雄。乘着杉板。載幕一張。沿着海岸。向北鼓棹而進。其時適值潮漲。不甚費力。解纜時。係上午八點鐘。沿岸不斷的椰子林。青蔥可愛。不上二英里。見有一河。流入海中。又向北行。漸漸的向西灣去。又過十二英里。卻漸漸的珊瑚礁起伏。屈曲行進。見一大輪形的珊瑚島。知已到該處了。即在沿岸泊住。將船上所有物件。搬往岸上。藏在深林處。復在岸上立一標杆。以爲泊船的記號。見一路無甚險阻。卽棹船回來。乘着順風。較去時快多了。僅二點半鐘。已至原處。其時午後三下鐘。定於明日放木排過去。當日先將物件運往排上。已堆得滿滿的。次日。一早起程。排上除物件外。復載春子正雄及花子黑婦等同往。至十二點鐘。已將空排及杉板開回。至下午一點鐘。復行開往。此

次船橋富雄一同俱往。開至彼處。已下午六點鐘。將近日沒了。排繫在海灘邊。黑婦及春子。先料理食物。利吉與船橋預備張起幕來。以便過夜。次日。將物件搬運上岸。即在前日發見泉水約離十餘丈之處。鋤平地面。伐取樹木。以爲築屋計。午後復開排往取。昨日未搬的東西。至夜分回來。從此逐日經營。漸漸有些頭緒了。幸這幾日天氣開朗。伐得好些材木。疊成屋壁。上蓋椰葉。屋內造寢牀吊棚。以及動用器具。闢上二三月。始一切妥當。共計造成木屋三大間。小屋三四間。浴室一所。廚房一所。畜獸房一棚。海岸用石砌成一堰。以備養鱉。一切門戶。俱開向北方。以取暖氣。春子等無事。結成漁網釣絲。於閒時釣些鮮魚。以備下飯。倏忽之間。蓋自太平艦遇難以來。已將近半年了。南半球日長時。已過。天氣正如北半球秋分以前。爲西三月光景。此處時節。其降雨。又有定候。朝降則暮止。暮降則明日已晴。若降二三日。則一禮拜。或二禮拜。必開晴。不再降雨。那利吉已屢次遇險。故在藍島上一切處置。頗爲熟悉。屋之四圍。掘有深二三尺的溝。復將前日發見的泉源。

加意闊大。掘成深八尺。長闊六七尺的大池。一家七八人。這飲料可以源源不絕的了。利吉又採取椰子之實。絞得汁。煮沸熬成油。以便夜間點火。惟有加非一項。最無可如何。留心探得一種植物。名威立非亞者。非洲土人恒藉以解渴。至用乏時。只得取些試試。米糧船中積儲甚多。足夠一二年之食。至於牲畜。船中僅有雞羊豬三種。島上獸類雖未查檢。想亦不少的了。正是

桃源別有新天地。雞犬桑麻均是仙。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南半球天氣。與北半球均反對。南之夏即北之冬。南之秋即北之春。太平艦係英國之船。故西歷之三月。其地便如中國七八月之間。閱者勿謂著者之誤。又在赤道北者。則北風冷。南風溫。在南半球者。反是。與上同一理。

利吉以老年漂着孤島。應有一番牢騷。觀其烈烈有丈夫氣。便是歐洲人特色。利吉於得生後。復想着舊友。悽愴傷懷。此老公義私情。一絲不紊。非今之落阱

下石。反眼若不相識者可比。

第五回 話舊事泗水救人 計逃學乘船思母

話說島內新居。既一切整理。天晴時。或在海邊垂釣。釣些鮮魚。或在林中打獵。獵些飛鳥走獸。又在海邊捕些海鼈。養在池中。至降雨時。則團坐一處。講講話。又教富雄。英雄等識字讀書。頗不寂寞。不覺又是一月餘。其日爲西五月八日。天氣漸冷。室內已須爐火。天又陰雨。不能出外。大家坐着。正自無聊。英雄道。利吉翁。你今日將魯敏遜漂流事跡。講些我聽聽罷。春子說。我前日聽見說。利吉翁自己事跡。狠比魯敏遜奇怪。還不如請他說前三十年的歷史。更覺新鮮些。船橋道。正是。我亦願請教。利吉道。我的以前的事情。繁瑣得狠。你們若不厭煩。聽我道來。以送這  
時日罷。

原來風間利吉。產於英國。父親爲商船船長。利吉幼時。父親一日遇風船破。死海

中遺下的財產。本寄於至親高山慾太。那高山慾太本非善類。欺風聞家剩的孤兒寡婦。不知什麼。即將財產吞沒。故利吉家景艱難。自幼性情剛直。膽量豪大。不願受人家的壓制。是以每每闖禍。母親又因孤兒故。時時提心吊膽。閒時向利吉好好的說說。教他不要亂做。利吉九歲時。偶至海邊閒游。其時碼頭上泊有一船。颶風大波高。船繫碼頭上。兀兀的動搖。碼頭彼端有一人執着纜繩。正想縛在碼頭。一個失足。跌在海裏。大聲喊救命呀救命。船內聞聲。許多水手至船舷。見有人跌在海裏。忙把船上一繩。投在海中。無如投下的繩。尙離開那人丈許地步。那人又不慣泅水。在波濤內三兩個翻身。便已不濟事了。水手等却無人再肯下海救人。都顧着自己的性命。利吉看得不耐煩。即奮身跳入海中。泅水至船邊。取得繩頭。復泅至那落海的身旁。以繩頭付彼手中。船上人一齊用力。始救入船。穿杉板內。利吉亦隨着爬入杉板。那時岸上看的人。一齊拍手。因這樣小孩有如此大膽。贊歎不置。大家簇哄着。俟利吉上岸。即引至一室。替彼換去濕衣服。一同送回。



家中衆水手的向其母親道謝不置。此事一傳，遠近皆知。這風聞利吉是一個有肝胆的小孩子，便有抱不平的，知道利吉的財產被高山慾太吞沒，現在母子窮困得了不得，合了幾個公正的人，同高山講理。那高山無可如何，只得允每年貼若干金於彼。利吉因是稍可敷衍，入相近的小學校讀書。然不甚用心，往往到附近船家間游，看見行船的人，便問長問短。一二年毫無進境。其母因利吉不肯讀書，乃送入上等學校，留宿在內，想不至再荒唐了。利吉入校以後，受教員的告誡，雖較平素好些，然終非性之所近。及至滿期試驗，利吉又以不及格落第。高山時時於其母前說彼壞處，利吉恨之入骨，決意他日以行船爲業，以便徜徉於海上。的了。

利吉說至此間，富雄道：利吉翁，你既不願在校中，決意要行船，曷弗逃了出來呢？利吉道：我亦如此想，居在校中，無甚益處，不如逃了出來罷。衆人聞之，不覺失笑。

芳雄道。利吉翁。在校中讀書。何等省力。在船上操作。何等辛苦。你偏不讀書。而要行船。你不瘋了麼。再者。你有母親。日望你讀書上進。你偏不肯好好的讀書。豈非已背了你母親的教訓麼。你當時大約未曾想到此處罷。利吉道。芳雄。吾當日亦曾如此的想。無如平日間在校內聽了教員的說話。吾心裏佩服的了不得。吾暗暗忖度。吾要自立成一個國民。不要失了吾自由的主權。吾要廣廣見識。不獨看些名山名水。那交結些志士名人。是一生第一的要事。決不能蠖曲家內所能辦得到的。吾要立志在社會上。人羣上。種族上。國家上。做一點有益的事情。方弗辜負吾盎格魯撒遜人種之特質。無如百不遂意者。一個窮字。手內無錢。覺得世界上的事。無一可以辦得到的。然我偏不服氣。以爲窮人果然如此。則亦可不必生在這個地球上了。吾千思萬想。覺得只有這航海的一業。確是窮人能做得到的。不僅於人羣社會種族國家。皆有緊要的關係。看些真山真水。固極容易交結。些各地的志士名人。亦不煩難。吾能自立有了一只船。隨我意中。徧地球走去。亦

決無人斥我。以爲走錯了。好在吾的父親亦爲此生涯。吾再有什麼不是呢。芳雄你白想想。吾當日心中所思的意見。究竟是不是呢。芳雄拍掌道。利吉翁。我佩服你了。我怎麼想得到這許多呢……看官這利吉可謂老江湖了。他不過一個本手。無非不肯讀書。偏有偌大的議論。騙一班孩子們。那狠知道理的芳雄。却被他騙信了。這芳雄究竟知道理。抑不知道理呢。哈哈。看官想也知道。的不必在下細表了……閒話休題。卻說講到此時。已不早了。大家安寢。次日天已放晴。利吉因畜獸的柵欄。雖已做好。而養雞的塒。須早早砌起來。日中不住的工作。至下半晚。已造成小屋一所。在畜獸欄之側。船內移上岸的雞。約有十餘只。儘可夠住的了。至夜飯畢。利吉道。芳雄。吾昨夜的話。尙未講完。今日正閒。續講些你們聽罷。

利吉十二歲時。在校中的寄宿舍。決意不願讀書。彼の寄宿舍。在校中樓上。同舍共有二學生。若要逃時。須俟彼睡着。始可動身。舍外卽下樓的階級。樓下又有總

門一所。有一人司之。每夜落鎖。出此門則由捷路可通。不有阻滯的了。乃於數日前。留心觀司門者之鎖匙。放在何處。知每夜下鎖後。掛在寫字房壁上。不覺喜出望外。這日夜間。俟學生睡着後。取些緊要之物。背在肩上。輕輕捱出房門。下樓潛至寫字房。取得鎖匙在手。悄悄的將總門開了。將匙丟在地下。一溜煙的往外逃走。記得是夜明月正圓。皎如白晝。一陣的走。那校正近海。不一刻已走至岸邊。碼頭上了。見有一船泊在海中。前部之帆既已張好。將乘落潮開行。船中水夫正在用力拔錨。離岸稍遠處。見一人擡着小船。一手取着解得的船纜。利吉知將闖行。心中大急。即將物棄下。泅水追去。不上片刻。已追至小船邊。攀着前舷。即往內跳。舟子吃了一驚。問彼何故。利吉道。將趁船同往。那人道。你小小年紀。趁船往何處呢。利吉道。難道年紀小的。便不能趁船的麼。吾所做何事。不能告訴你。你同我見船主罷。正爭論間。那小船已行至大船邊了。船主見一小孩同來。殊爲詫異。問彼何事至此。彼云將往一處。實不能告訴你聽。求你挈吾同往。可憐無父的小孩子。

求你允了我罷。船長道：海中的大風浪，不是要你的。你小孩子家，不要害怕纜好，你怕不怕呢？利吉道：不怕，吾有較海中風浪更大的事體，有何懼哉？船主道：你此番出外，有人知道麼？利吉道：家中一母親，因年老不能送我至船，也有不曉得的理。此夜無可宿處，僅擁着破敗的帆布，睡在甲板上，究竟家中母親只知道吾在校中的寄宿舍，從何而知吾在這裏呢？

利吉說到此間，那兩只英雄的眼，早已留不住，不覺滔滔的下淚了。正是

回首不堪已往事，乘風萬里背親行。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利吉少時，卽有胆氣，一生冒險生涯，基於是日。

利吉擇一生業，有許多算計，許多議論，其擇業也艱，宜其終身行之而不倦。世之或作或輟者，大半未曾細思故耳。

利吉說。吾有較海中風浪更大的事情。自是有爲而言。不同謊說。

利吉所說。本係自叙前半生的事情。原文本係口述。此改作叙事體。其起點處。空一行。以清眉目。閱者勿以詞害意可也。

### 第六回 防危險添築堡柵 開戰爭捕入監牢

卻說船橋等。見利吉感舊下淚。大家觸動鄉思。感傷起來。各自安寢。次日天氣頗佳。往鼈池內捕得一大鼈。交於黑婦料理。熬成鼈汁。朝飯後。是日係禮拜日。同在神前祈禱。望上帝賜福。在漂流地安然無事。得早有船過。救回本國。是日照例休息。利吉與船橋等閒談道。今回此地一切俱已妥當。只有本島爲孤島。抑爲羣島。且離大陸或遠或近。未曾偵探明白。船橋道。本島即離大陸。或離他島不遠。現在既無船隻。似與本島無甚關係。利吉道。若離他島。或大陸不遠。是宜加意防備了。船橋道。爲何呢。利吉道。這阿非利加洲及印度洋中。大半爲野蠻的巢穴。歐洲人雖有殖民地。然不過十中之一二。此處椰子樹纍纍。不且來取果實麼。見有人家。

爭鬪起來。這逃走的地步。是不可不預備的。我們若不預備。萬一危險。便真個難了。船橋道。是阿。吾卻想不到此。我們怎麼樣預備呢。利吉道。我們從這裏往森林深處。相一地方。再築一堅固的堡。修平一小路。前後通連。即有事故。便不妨了。船橋道。此說極是。我們先去看看地勢罷。二人進內。換了衣服。携了鎗。同芳雄入森林中探檢。忽然草中跳出一野豬。芳雄道。豬說又未了。即用鎗照準。轟然一聲。打中左目。穿入腦中。三人見打得一豬。大喜。彎曲走進。見有一小土峯。大可庇蔭。側面有空地一方。三人走至峯頂一望。見南面一片煙波浩淼。水連着天。島的西面。都是森林。北面再有岡嶺起伏。遮着望眼。此地約離原屋二里餘。四圍都是合抱不來的大樹。儘可隱在裏頭的了。於是引繩量地。用鉛筆畫一粗圖。取路回來。把打的豬也扛回。剛剛入門。見富雄在內哭泣。春子道。今日富雄可惡已極。我方纔縫一棉衣。因花子有事。往彼處一走。回來那緊要的指拔。以縫時用針押不知丟往何處了。直尋到此時。尙未尋着。船橋道。富雄。你將指拔。放在何處。快些尋了出來。富雄

道。我不知道。船橋道。你不知道。這指拔往何處。莫不生腳走了去麼。富雄見父親責他。在一邊啜泣。適黑婦煮好鼈汁。取出大家用杯。取些嘗新。吃至過半。那鍋底現出指拔來了。利吉笑道。不要說了。指拔在這裏了。富雄。你也過於惡作劇。怎麼把指拔放在汁內。船橋道。富雄。你說不知道。這指拔爲何在汁內了。富雄道。我把指拔套在指上。因見澄清的鼈汁。想嘗嘗旨味。不料熱得了不得。趕緊縮手。便將指拔掉在汁內了。船橋道。你爲何不直說呢。富雄道。我若直說。母親便不將汁與我吃了。船橋道。小孩子最不可的。是做差了事。還不肯說。這事便到底差了。你以後若不改此惡習。不獨不許你吃汁。更要重重的罰你。你須記清了。大家食畢。於是自明日爲始。便經營起那森林中屋來。一日天寒。微微的下起雪來。森林中工作。是不能的了。芳雄催着利吉。續說那前日的話。利吉便又講起來。

利吉所乘的爲運煤船。將開往倫敦。行船做工作時。利吉亦跟着這一點的孩子。



靠着身體輕便。如猿猴一般。攀至檣頂上。衆水手見彼小小年紀。這般滑脫。閒時與彼耍耍。頗不寂寞。那個船長。卻非善良之輩。不甚看覷彼。是以甚爲辛苦。利吉生長田舍間。見都會之地。這樣的繁華。軸轡如雲。車馬如織。眼界一擴。愈信前日所思的不差了。利吉在此船上。途中已與船主講明。權在船上幫忙。俟學成後。再給薪水。往來幾次。因恨身子不自由。常思換至別船。這日離校約七八月了。船泊處離家不遠。乃向船主告假。暫回家內。見見母親。利吉的母親。知道兒子在校中逃出。不知走往何處。杳無音信。望眼欲穿。是日見兒子回來。正是喜出望外。問彼詳細。利吉一一告知。約住數日。便又辭別母親。走往船上去了。從此又過多日。這日船泊在兌姆斯河邊。船主等多往岸上。船內僅利吉與二三個水手。適走至碼頭上。閒步。見有一大船。正欲起碇開行。利吉卽往見船主。欲在船上幫忙。船主問彼船上的事情。却答應的井井有條。竟自允准了。這船較大。名印度艦。係商船。專走印度及中國一路。船主見利吉勤慎作事。頗另眼相待。一切衣服等。每代爲置

備。在再光陰。又過了數年。利吉已十八歲了。生得高準隆額。頗有些丈夫氣概。加以性情和靈。同事的人。莫不與彼相好。是日船開往印度之孟買地方。在這裏停三禮拜。再開往中國。不意一個警報。英國與法國失和。業已宣戰。此信一傳。這船便不能亂走了。須待英國軍艦來保護着。方可走。否則。途中遇法國兵艦。便被攔捕去。加之船內裝着防軍用的鎗械彈子。這是交戰時。最犯敵國禁忌的。因之稍留幾日。與英國兵艦一同起碇。趕回本國。那日經過佛朗斯島時。天上頓起大風。濁浪沖天。兵艦是用火力的。尚不怕風浪。利吉所居的是帆船。便不行了。直向右邊打去。不消半日。離兵艦已遠遠的了。一連三日。忽望見前面如飛的一炮艦行來。正扯着法國旗號。大家叫一聲苦。不滿十分鐘。兩船相距僅一海里餘了。那炮艦卽轟的一聲。放一空砲。這印度艦不得已立刻下碇。砲船行近來。卽有一將官。率海兵四十人。由杉板作幾次擺上船來。將船長及乘船客。一併拘住。印度艦卽由法兵管帶。開往佛朗斯島。其時印度艦。向上風開行。將船員等關在暗房內。因

利吉年幼。放在外面。不一時。忽見那法兵神色慌張。不住的用遠鏡向前觀看。只見一只大大的軍艦。颺着英國的旗號。向印度艦轟的一炮。法國兵一陣的大亂。紛紛搶取物件。正想逃走。隨即又一砲轟來。此番是有彈子的了。拂著船桅過去。其時利吉觀著。便趕緊將暗室門打開。放出那久於行船的水手。名俊次。將舵輪執著。迎著軍艦行來。其時運艦卸下杉板。入印度艦中。將法兵等一起拘住。帶歸軍艦。查明印度艦的來歷。仍命印度艦各員管帶。回歸本國。俗語說得好。屋漏又遭連夜雨。破船更遇打頭風。印度艦既脫了險。行至好望角頭。正經過太平洋。望大西洋駛去。歡歡喜喜的時候。忽然從橫截來一隊的法國軍艦。此處又無英國軍艦相助。叫一聲苦。無可奈何。又被法國船捕去。引往兌婆爾灣。此處為和蘭國的屬地。此次鬪爭。和蘭與法國。頗表同情。是以法人將拘住的人。下在和蘭國軍裏。那時當交兵之際。額外謹慎。提鈴喝號。往來的巡警。所謂無隙可乘的了。

利吉說到此處。春子道。利吉君。你此時便真正的苦著了。利吉道。吾當時在獄中。曾作一痴想。以爲世界上的人。經過一番磨折。便多一番閱歷。增一番見識。你看佛所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耶蘇捨身十字架。以救衆生。古來的大英雄。大豪傑。想來無不經過這一番的。我雖一介的小民。講不到什麼經天緯地。然而我爲英國的百姓。這一點國民的本分。是要盡的。於這一生。總要做點有益於國家的事情。是以這一個身子。最不可輕看的。吾想到這裏。覺得在獄中。便安心任命了。利吉說猶未了。那富雄已聽得不耐煩。搶說道。我要睡了。我要睡了。於是大家住嘴。正是

男子捨身以爲國。艱辛歷盡何足云。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夫子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利吉於房屋既成時。便又想到危急時候。可謂有遠慮的了。

此處野蠻云云。便爲下文開戰張本。讀者幸勿輕易看過。

利吉每一番議論。愛國之心。油然見於言表。此是受文明教育的效果。

### 第七回 驚雷電下女被擊 避石洞羣狒圍攻

話說那絕島上。天氣一冷。工作就慢了。這避險的房屋。直弄了四個月。纔始落成。這日已是西九月天氣。睡至半夜。忽然雷雨大作。電光在門縫中一閃一閃。不住的射來。雷聲如數百門大砲一般。嚇得小兒圍在一處。不敢少動。大家正慌在一堆。忽然一個極大的霹靂。震得耳內音翁音翁的半响。硫黃臭味觸鼻。船橋與利吉。見屋上煙霧飛騰。男哭女嘶。知道不好。船橋急叫道。我們小孩子都在這裏麼。春子道。都在這裏。曷霞氣不見。曷霞氣。曷霞氣。叫子數聲。無人答應。芳雄至曷霞氣房內。見牀已震倒。曷霞氣橫在地上。芳雄大叫道。阿呀。父親。曷霞氣不好了。被雷震死了。船橋利吉聽見。一同走入。見屋內硫臭煙騰。恐雷火延着這屋焚去了。連忙將黑婦扛出。此時外面大雨如注。如連天倒下來的一般。知雷火不易

燃着。往視曷霞氣見芳雄已在那裏撫着利吉道。芳雄真個死了麼。芳雄道。胸前兀自霍霍的跳。約氣還未絕。利吉道。讓我來接幾口氣看。或者還可以蘇醒。芳雄走開。利吉上前。口對口的呼吸了幾口氣。聽見喉內啞的一聲。竟自回過氣來。利吉道。好了。好了。可以有望了。於是大家動手。將牀放好。重新將曷霞氣扶入睡好。此夜不敢再睡了。過子好半晌。雷雨已過。東方漸漸的白起來。出戶一看。見薄薄的一層雲。散佈空中。此日曷霞氣睡了一日。不能少動。幸春子的病久已痊愈。可以料理一切。利吉與船橋相商。這樣的大雷。不可不防。於是將船上取得的銅絲。造成避雷針三個。設在屋之四隅。以防落雷。又議將新屋四邊。依山傍水。築了木柵。其道可謂十分堅固的了。這日無事。大圍坐食桌。芳雄道。利吉翁。我們許久未聽見你的事情了。今日正閒。請你再說下去。利吉道。可以。讓我再講給你們聽。

利吉在印度艦被法兵拘住。放入和蘭監獄。這監獄是最低最黑最潮濕最骯髒。

的地方。這獄卒個個像凶神惡煞一般。是知銀錢不知天理的。拿這幾個犯公罪的人。放在裏面。又無人看覷。用錢這吃。苦是不消說的了。看這未曾改良的監獄。便知道國家行政的好歹。彼不知刑法原理的民賊。那裏能夢想到此呢。利吉當時同居的共二人。一名俊次。一名勇太郎。在船上時。三人極爲投己。剛巧把三人監在一處。講講說說。尙不寂寞。三人都是少年。却不知戰爭上規則。在監中靜幾日。俟兩國罷戰。講和。便將俘獲的人送歸本國。安然無事。三人不上幾日。便相商越獄而逃。以跳出這黑暗世界。俊次說。我們逃往何處呢。勇太郎道。不錯。這亂山之中。大半是野蠻人巢穴。否則。卽獅子及虎豹的游息場。我們又無器械。恐不妥當。利吉道。呸。你們都是沒志氣的。你想這樣的地方。再算得是文明的法。律。麼。如牛羣一般。繫在牢裏。不許少動一動。若逃至野人處。恐還不至這般相待。二人聽見。各自點頭。說道。不錯。從此三人暗暗的商議。想出獄的方法。看出獄的機會。過了兩個月。那看守的也懈怠了。是夜天陰雲黑。三人隱在庭內。俟三更以來。輕

輕將人接高。爬上屋面。第二人亦依此法上去。至末一人。屋上放下腰帶。俟彼執定。然後二人用力。拖了上去。幸而雖有聲息。尙未被人知覺。三人在屋角處。慢慢跳下。即拚命的落荒而走。望這兌婆爾山。儘力奔逃。不料這一逃。闖出禍了。彼等三人不識路徑。又無器械。這兌婆爾山。本爲猛獸的巢穴。雖有前日帶得的金銀。却又無用處。當夜走了四點鐘。原是在荒山曠野中亂走。走得筋疲力盡。東方已將出日。見一山洞。外甚狹隘。却不管什麼。即鑽入洞內。不料裏面卻很寬廠。三人見甚安靜。倒頭便睡。及至睡醒。天已午後了。食些乾糧。不敢出外。恐被追者看見。重復捕去。至日沒時。勇太郎探頭往外觀看。忽聞忽的一聲。在山洞那邊樹上。跳過一狒狒來。連忙將頭縮進。却已被他看見了。在洞外東跳西躍。噉噉的亂叫。一時呼朋引類。聚集攏來。約大小不等。共百五十餘匹。勇太郎嚇得無可如何。將佩的小刀拔出。以防不測。不上一刻。卽有大狒狒鑽入洞來。原來這山洞如葫蘆一般。外口甚小。口內尙分兩處。外洞較大。可容七八人。再過一狹口。便是內洞。內洞



僅容三四人。三人本宿在外洞。此次見狒狒襲來。趕速退入內洞。退入後。即向洞口張看。只見有五六匹狒狒已入外洞。三人逃入時。又忘將所携物帶入。只見大狒狒已將食物攢食。衣服撕成一條一片。不成個樣子了。二匹狒狒更迫入內。欲來。一匹伸進前足。將欲攫人。勇太郎即將佩刀狠命的一刺。那狒狒大叫一聲。隨即退出。其足上血點滴落下。即用嘴舐之。不敢再入。其被創畏縮的情形。頗有可觀。其餘狒狒皆怒極。洞外之數益增。約多至三百匹。然懲於前之被創。莫敢先舉。既而三狒狒同時舉足。伸入內洞。勇太郎與利吉。急揮刃。又傷其一足。且割去一指。血流不已。狒狒皆大恐。相持一點鐘時。三人勢益壯。忽然狒狒全數退出洞外。此叫彼啼。團團圍住石洞。三人防戰既久。非常疲勞。心內又憂慮。更不知彼類幾時退去。若一出洞外。必不能望有生機。若守在穴內。第一所有的乾糧。已被狒狒食盡。第二洞內一滴水都沒有。這又飢又渴。是再難忍的了。又過了二點鐘。狒狒依舊不散。三人惶急萬分。忽聞叢的一聲大叫。狒狒四散逃走。爬山越嶺。頃刻散

盡。勇太郎爬出穴外一看，見已散盡，大喜道：「一齊散了，好了。」三人出得洞來，四下一望，從林隙看見一羣土人，驅着牛，在山下放牧。方曉得狒狒走散個緣故，正是

世間無坦途。荆天與棘地。

不知利吉再遇着何事，且聽下文分解。

刑法祈於撲滅人之罪過而止，虐待犯人，便背文明公理。利吉說着這話，曾教良的監獄，便知道國家行政的好歹，名論不刊。

獄卒知銀錢不知天理，中外皆然。昔人謂墟墓之間令人哀，殆桁楊之下令人忍歎。

### 第八回 奪火槍分竊食物 備薪木新建魚池

卻說三人從林隙見一羣土人牧牛，這一羣土人却不曾看見森林之中有人窺探。三人坐於岩凹，互相商議，俊次道：「今日若無這洞，性命便不可知了。我等無一手中鎗，譬如遇着猛惡的獸，便怎麼處呢？」勇太郎道：「我們不如再歸半屋，在他們處

置罷。利吉道：「太郎，你說什麼話？我們是烈烈的丈夫，難道我們從小時候就聽見的不自由，毋甯死這幾個字，忘了麼？你若重返牢屋，不知要被禁子們笑到什麼田地。你們願意麼？」你們聽得過麼？我是決不肯的。」俊次道：「我們想法些器械纜好。」利吉道：「器械麼？我想山下人家住在這裏，必然有的。」勇太郎道：「你想替他們鑿麼？這事一定不行。」利吉道：「誰說借阿？我們一人分頭下去，有便即取些來，不獨器械，即食物亦是不可缺的。」俊次道：「不回去也只好如此的了。」於是將石洞門運壘着堵了洞口。大家約定，今夜天明時，集在這裏。勇太郎往左，利吉往右，俊次又取別路往下，却說利吉往右邊下山，走不上一里路，只聽百餘丈外轟的一鎗，嚇了一跳，連忙躲在大樹後，悄悄的向那有煙處觀望，只見林中的鳥，拍拍的亂飛，大約有人在彼，不知打那飛鳥，抑走獸，好一會不見動靜，乃慢慢的走去。正是一步一留心，約走了五十多丈路，便看見一個土人，腰纏着皮帶，鞠躬睡在大石上，那皮帶上繫一大皮包，鎗一柄，刀一柄，俱放在身旁，惟那人向着外面睡，不知係老瞎。

抑少年睡着。抑醒着。乃向傍抄一大寬轉。抄至前面。一看。是二十左右的少年。面上紅沉沉的。想是吃着酒。雙眼緊閉的。睡在這裏。心下大喜。輕輕的走至前面。轉至那人背後。大着胆。將刀割斷那繫皮包的繩。取下包來。纏在自己身上。復將刀鎗擱在肩上。一溜煙向着原路走回。不上一刻。已至石洞邊。見後面無人追來。放心坐下。解下包。開出一看。心中大喜。見一邊是藥彈。一邊是麵包。此時肚中已飢極了。先背着二人。吃了一飽。重向山下行來。途中杳不見人。天已漸漸黑了。又行二三里。山勢漸平。聽見前面潺潺的流水聲音。行得正渴。走至水邊。如牛一般。飲了一飽。坐在大樹下少憩。睡魔上來。不知不覺的。竟自睡着了。一覺睡醒。已斗轉參橫。露珠湛湛。知夜已深。只得回轉原洞來。見勇太郎正在洞邊觀望。遂上前握手。共入洞來。俊次亦上前相見。利吉將自己所經的事情。告訴二人。便問道。你們呢。曾得着什麼東西。勇太郎道。我往左邊行去。過一里餘。遇着砂地。這砂軟得很。踏下去。深至沒膝。只得向右抄去。行不上一里。適逢着俊次。二人合夥同走。忽聞

虎嘯聲。二人嚇得競競的。避在庇蔭處。倏見草叢中跳出一虎。向前走去。我們幸虧未曾被彼看見。否則。不且吃下肚去麼。過了一刻。仍舊向斜下山去。又四五里。望見前面有一路。路旁屋內走出土人。牽着牛出去。我們躲在樹後。不一會。又一婦人前後擁着二三個孩子。口內卸着煙管。走出屋來。我們雖不知屋內有甚麼人。想亦不多的了。其時約午後三點鐘。肚內餓着。慢慢的抄至屋後。我向窰裏窺探。正是土人的房。房內杳無人跡。木桌上擺一大盤食物。大約是預備晚膳的。我乃輕輕的撬開窗。向倭次招手。倭次便走至近處。我跳入窗內。先將食物從窗口授與倭次。以後將房中所有獵鎗一支。藥彈二包。及衣服等捆成二包。取出取得。向山內就跑。不想又走差了路。一口氣走五六里。始坐下吃些東西。方知已走差得多了。好不容易覓得舊徑。回至石洞。已二鼓時候了。見你不在這裏。知你尚未回來。故在此守候。利吉聞二人尚未遇着險。心中甚喜。一宿無話。次日。三人商議。久居此地。終無了局。乃議定從山後向東北走。將鎗械分執。裝上藥彈。過

重嶺。食些乾糧。又行。是日在山中行。未見一人家。未遇一行人。至夜間不能行。乃就樹木蔭下過宿。拾些枯樹枝。燒成一火壩。以防猛獸襲來。三人更番守夜。至夜半時。俊次守夜。偶然睡着。利吉睡夢中。聞得鼻嗅的聲音。開眼一看。見一大豹。嚙着腹帶。着地的拖去。大吃一驚。欲取鎗已來不及。只得隨手取得有火的樹枝。卽向豹鼻上打去。那豹被擊後。放下逃去。其時二人亦驚醒。立刻放鎗。卻未曾打着。三人吃此一驚。以後睡時。更加留心。點着二道火壩。一人守夜。在路三日。又擊得麕鹿一只。剝去皮。煨熟。可供三四日食糧。又捕得鬣狗一只。走過長二十英里的森林。却已在山麓了。山麓一片草原。更無涯際。這草生得有丈餘長上下。大約幾千年無人行過。較之森林更爲難走了。三人直向北走。途中打些走獸。以充食料。一路担担攔攔。約二禮拜餘。始走着一路。沿路走去。又二日。遇着一隊土人。看去似達爾人種。一羣中並無鎗械。乃上前問訊。不意這土音一句也聽不出。乃做着手勢。求他帶挈。因見這一羣土人性情和善。並無一點凶惡氣象。不至再嘗這無

人境的苦了……看官知道這三人在和蘭國的監中。因獄內絕不講文明公理。全是黑暗野蠻的行爲。是以大家商議脫此困縛。滿想一出獄則艱難數日便可享自由的福。不料逃進這有名的黑山裏面。是混沌至今未曾開闢的地方。忽而狒狒。忽而虎豹。身命危如累卵。挨飢忍凍。冒險犯難。未嘗飽食一次。未曾安眠一宵。覺得在獄中做囚徒。真是人間天上了。試想他們三人。不過船上一水手。並無什麼大學問。只管做去一毫不後悔。便是大可敬。大可愛的人物。有此性質。有此能耐。方算得一個國民。否則荒僻去處。婦孺不儼然無懷葛天之遺民。而踰垣竊物。不儼然穿穴踰牆之長技。文明野蠻之別。果在此抑在彼乎……閒話休題。却說利吉等求着土人。土人有兩個年紀大些的。點頭應允。於是同着走。也不知道他們是往何處去。走了約五六日。每日留心聽他們的說話。百中之四五。可懂得的。三人最懼的是勿入和蘭轄境。乃問這裏近處有和蘭人家麼。講了一回。他們纔知道以爲須彼等送至和蘭人家。卽有兩個少年。離開隊。約三人另走。三

人不知他們誤會。遂同着二人別走。其翌日至立衣納脫地方。有三四家百姓的和蘭人村裏。

利吉說到此處。已不早了。由船橋催着各人睡了。至次日。天氣晴朗。利吉發議。將造屋所用的樹木。一切小枝別榦等。均收拾在一處。以備不時的薪木之需。費一日工夫。始位置妥貼。又將船上所取緊要的東西。運至新屋內。往來僕僕。或担或扛。又過了幾日。更在沿海灣內。挖一魚池。以養活魚。設一魚阱。使魚自然投入。免得釣或網之煩了。從此不時至阱邊看看。三四日內。捕得大小生魚不少。大家歡喜。不獨魚池內。圍圍洋洋。各得其所。即在荒島內。早晚用膳。亦不至嘆食無魚了。不料這英雄孩子。因帮着築屋挖池等。連日辛苦。又在這荒島內。未免飲食失宜。寒暖不時。不多幾日。已釀成一病。身上驟然發熱。熱度非常之高。神識亦不甚清楚。一連五日。絕不少減。你想這樣聰明伶俐的孩子。又誰人不愛呢。船橋夫婦二



人頓足歎氣。盡心看視。固不待說。利吉亦急得了不得。正是

生憂患而死安樂。隨地皆堪見性真。

不知芳雄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自負文明者。偏偏竊物。自居野蠻者。偏偏被文明人所竊。調侃不少。一經作者指破。不覺失笑。

見得真道理。便當決然做去。不可逡巡畏縮。若至艱難處後悔。便算不得丈夫。算不得見着道理。我中國青年志士聽者。

「滿想一出獄。艱難數日。便可享着自由的福。」此是根抵未深者通病。釋氏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時。抑知信心不堅。則凶魔惡障。一剎那間。已不知經歷幾許矣。吾願學者知放屠刀時。與成佛時。尚有百千萬劫。切勿容易生幻想。

## 第九回 缺醫藥芳雄大病 同患難俊次傷生

卻說在無人島中生病。這是最苦惱的了。不特無處請醫生。卽藥物亦無從購處。

是以芳雄生病。大家着急。利吉道。船橋君。前日造屋築池時。芳雄未帶帽子。在這烈日中走來走去。怕是日射病。絞去惡血。使其血絡流通。或者熱度可減些。船橋道。我取剖解刀割開。使流去惡血如何。利吉道。甚好。你有剖解刀麼。船橋道。有。乃往內取出。利吉將芳雄的腕。縛住二處。血管脹上。乃用拇指押住。用刀慢慢的割開。流出許多的鮮血。少時。即用帶緊緊縛住。望其少痊。不意全然不退。毫不見效。本來是肥胖的大孩子。不多幾日。已瘦剩皮和骨了。大家束手。利吉看護芳雄。乘隙往海岸邊。鑿一深凹。以備海水灌入。晒成食鹹。正在工作之際。想着芳雄。這樣大病。一個壯旺有爲的孩子。狠知些道理。卻病得枯瘦如柴。人事不省。一旦不測。死在這荒島裏頭。便可憐了。想我一生。經過了許多艱難。尙能安然無事。這一個孩子。將來。狠可做些事業。竟不爲天所佑麼。想到這裏。心中萬分難過。乃向天祈禱道。上帝阿。願福我親愛的芳雄。使彼壯健。這日回來。看看芳雄。依然如舊。無可如何。至第九日。芳雄始漸漸涼快。飲些粥湯。過了二三日。逐次恢復。大家放心。利

吉大喜。如同自己的兒子好了一般。連日食鹹場。已工作停妥。更在岸曲築一海水浴池。至半月後。芳雄始能下牀。至外面呼吸新空氣。利吉捕一大鼈及大魚一尾。自己在竈上煮熟了。爲芳雄起病。芳雄感謝不盡。利吉因芳雄病後。恐彼氣悶。遂與彼閒談。續話前日的事情。

利吉等三人。被土人送至立納脫村的和蘭人家。這家主人。約有四五十歲。高鼻隆額。一部絡鬚鬚。碧睛凸出。頗有凶惡氣象。這主人名格忒。姓約思。見土人送來三個英國人。加意的盤問。因將出獄的原由。告知格忒。即將三人留下。土人別去。那格忒即將火鎗藥彈等一齊收去。命彼三人。在側屋內居住。從此格忒使彼等做這樣。做那樣。任意使喚。至吃飯的時節。與以極粗糲的食料。卽好個麵包。也無一塊。過了三五日。做事稍遲了一點。被那格忒。取出犀牛皮鞭。抽了一頓。又過了七八日。因食物太不濟。向格忒借火鎗一用。以便打些野獸。肥肥口。格忒不肯。

俊次又說幾句。格忒頓時大怒。舉足踢來。踢中俊次少腹上。俊次阿唷一聲。倒在地上。那格忒却佯佯的不睬。走了進去。利吉勇太郎將俊次扶至牀上。臥了三日。始能行動。三人每每相對流淚。莫可如何。大約過了八個月。百般虐待。無所不至。這日格忒命勇太郎作事。不知怎樣又動了火。同奴隸二人將勇太郎縛在車輪上。取出皮鞭。命奴隸着力的打。利吉俊次在旁邊看見。暗暗落淚。勇太郎被打急了。向二人道。阿唷。利吉君。俊次君。今日不能活命的了。吾望君等早離這地。返我們的祖國。務望告知我家內。我死不足惜。須告知我子。告知做奴隸的苦處。以後切勿對別國人忘了我英國呀。我英國的榮譽。不墜於地球上。我那子孫。便可望永享幸福了。勇太郎說時。已嗚嗚咽咽不成個聲了。利吉那時熱血湧溢。頓時面漲通紅。說道。我們同患難的好兄弟。決不忍見君屈死在這裏。也罷。我們與彼拚一拚罷。卽扯着俊次。趕進裏面。如飛取得刀一柄。鎗一枝。走出來。見格忒兀自惡狠狠的坐着。見他們取得刀械來。大叫道。反了。反了。立刻跳起。往草地內飛。

跑。利吉罵道：惡狠賊！你往那裏走。隨後一鎗，却沒有打中。那時俊次緊一步趕上。堪堪至近，即用力一刀，口內罵道：你認得英國人麼？恰巧一刀，將格式半個天靈蓋劈去，大叫一聲，倒於地上。熱血腦漿噴得一身。調轉步來，至車輪邊，將繩一刀，一齊砍斷。兩個執鞭的奴隸見事不好，已不知走至那裏去了。勇太郎忍着痛，執一短挺槍步一同入內。格式的大兒子已執鎗出外，遇個正着，正欲放鎗，三人一齊上前，刀刺交下，頓時殺死。裏面女眷等已悉逃去，亦無暇查問，取得鎗彈食物，結束停當，即在廐內牽出三匹馬，跨上去，加鞭跑出外面。鄰家的和蘭人約七八個，擁在一面，執着鎗械正在走來，三人齊放一鎗，乘着煙，鞭着馬向前沖去，也不知打中人沒有。走至百餘步，只聽得後面鎗聲大震，三四彈子向耳邊頭上飛過，虧得沒有打中。這時候也無暇回顧，向前飛跑，直跑了一夜。至天明時候，知離開和蘭人的村已遠了，乃下馬少息，吃些食物，馬亦卸去鞍轡，吃些草料。勇太郎道：我們既脫此難，將往何處呢？利吉道：我亦在此打算。我們逞一時之忿，殺了格式。

父子。此。事。覺。得。太。過。分。些。我。們。在。彼。合。則。留。不。合。則。去。原。無。一。定。何。必。戕。彼。生。命。呢。我。們。既。犯。了。文。明。的。法。律。我。以。爲。現。在。竟。至。好。望。角。將。此。情。節。告。訴。和。蘭。國。的。知。事。任。他。們。怎。樣。定。罪。都。可。你。們。以。爲。何。如。勇。太。郎。道。君。言。甚。是。我。們。英。國。人。固。不。肯。被。他。人。侵。我。自。由。權。利。這。服。從。法。律。亦。是。自。幼。知。道。的。我。們。若。無。端。脫。逃。不。獨。被。和。蘭。人。所。笑。我。英。國。人。亦。太。不。值。錢。了。俊。次。亦。無。異。議。遂。定。計。向。南。進。發。晝。宿。夜。行。約。十。五。六。日。到。着。葛。拉。茄。思。有。非。洲。土。人。之。村。這。裏。土。人。性。質。溫。和。三。人。到。此。極。蒙。優。待。在。此。約。往。三。星。期。由。土。人。告。知。從。此。往。北。爲。加。非。阿。思。灣。人。所。居。之。地。往。恐。不。妙。向。南。卽。好。望。角。三。人。既。定。計。往。好。望。角。甘。受。死。刑。故。住。了。數。日。厚。謝。土。人。再。往。南。行。起。行。後。二。日。又。遇。着。一。大。草。原。高。至。丈。餘。在。草。地。內。行。了。半。日。俊。次。在。前。利。吉。與。勇。太。郎。在。後。走。行。間。一。頭。獅。子。啣。着。小。獸。迎。面。走。來。俊。次。阿。呀。了。一。聲。轟。的。就。一。鎗。獅。子。亦。吃。了。一。驚。頭。上。的。毛。根。根。豎。起。非。常。之。怒。呼。的。一。聲。隨。卽。撲。來。俊。次。轉。避。不。及。從。鞍。上。跌。下。那。馬。嚇。得。屁。滾。尿。流。落。荒。而。走。利。吉。與。勇。

太郎因俊次在前。不能放鎗。而獅子又向前來。只得撥轉馬頭向後直跑。約半里路。始回頭一望。見獅子未曾追來。始放心慢慢的仍向前走。不一刻。走至原處。見俊次橫在地下。獅子已不知去向。下馬一看。見俊次已跌得頭破腦流。嗚呼哀哉。了。二人又驚又悲。見同事的人。如此慘死。不覺放聲大哭。二人無可如何。將死屍藏在青草深處。一慟而別。復行上馬。又三日。過了草原。直至海邊。只好沿着海走。又三日。食物已盡。再入內地。搜尋食物。三禮拜餘。步步艱難。始重見兌婆爾山。二人大喜。如重到故鄉一般。計算明日可歸牢獄了。正是

入市又逢意外事。思親不斷故鄉情。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格忒凶惡已極。殺當其罪。勇太郎之言。深明大義。激動二人之義憤不少。可見世上驕橫的權利。決不能久享。

利吉決然引歸牢獄。是絕大見識。自云妄戕生命。藹然仁者之言。

自由與服從。如車之有兩輪。不可缺一。世之具奴隸性質。及放恣自用者。盡三復勇太郎之言。

第十回 拚命逃生榮歸故里 傷心痛哭發見遺金

卻說二人次日。即向好望角行來。走至海角。見一碇泊的大船。挂着英國的國旗。心中甚爲詫異。走至市上。遇一英國的水兵。問彼底細。乃知這裏於六個月前。已被英國攻取了。和蘭人所設的行政公廨。已一切歸英國人掌握。現在民政廳的長官。即英國之守備海軍將官。二人聽見。心內一喜。正是喜到百分。無可再加的了。即往民政廳。將自己的經歷。告知長官。那長官因二人是水手。即派往軍艦。差從此巡游洋面。又過四年。已長成一個壯年的男子了。這軍艦長官。及同事諸子。皆和藹可親。不知不覺。送了多少日月。心中只有母親在家。不知如何。心中甚爲牽挂。幾次寄信回家。又沿有回信。每與勇太郎密謀。乘間逃歸故鄉。看看機會。其時軍艦派巡西印度諸島沿岸。碇泊在爵馬衣加島之好脫羅耶爾港。其時歸



軍艦保護的商船約有百餘艘。滿載砂糖在此將近出航了。商船碇處約離軍艦一百邁當。乘夜泅水往彼處。尙不至艱難。惟慮這裏海內有許多的鱧。恐被啣去。是以心中猶豫。若錯過這機會。便又難說了。與勇太郎私議半响。遂決計冒險。這一次是夜無月。至夜半時。二人竊至船頭。撲通的一聲。卸入水中。直向一只商船。覓水過去。其時兵船上的守夜兵。聽見水聲。趕至前面。只見水波映着星光。蕩漾不定。因天黑。看不出是什麼東西。立刻發一空鎗告警。滿船上水兵齊起。一面放下杉板。一面取出照海燈。向前探看。其時利吉在前。約離勇太郎二丈餘。恰捉住商船的碇索。隨即攀援而上。忽聞後面勇太郎大聲呼救。回頭一看。見自己身傍亦有一頭大鱧。在波中看定利吉。直跳上來。利吉着急得了不得。趕往上升。已被那鱧嚙住足下的靴。用力的往上一掙。幸虧那靴已舊。着的一聲。捆足的繩。一齊都斷。那鱧啣着靴。撲通的潛入水中。利吉鼓勇直上。不過三四十秒鐘。已至錨鏈眼。商船的水手。聽見兵艦告警。一齊起來。早見水內一人。被一大鱧啣着雙足。拖

入波心見一人在船索上來得脫難。遂趕緊放下繩去。扯起利吉。救入船中。不滿五六分鐘。兵艦上的杉板。已至船旁。在船底水面上。周圍審視。水手等告彼已被大鑿啣去。二人杉板內的水兵。本來聽見水內喊救命的聲音。是以深信不疑。尋了一回。即便去了。利吉此時驚魂方定。略與船主述了來歷。船主頗嘉其孝思。許同歸英國。見其疲乏。命彼安睡。不意剛纔入夢。即見那大鑿跳起。嚙着足。拖下海去。大叫一聲。立刻跳起。始知是做的夢。船主恐夜中不靜。使兵艦起疑。乃取出安眠藥水一杯。命利吉吃了。這一睡。直至次日十點鐘始醒轉。那船已與一羣的商船。挂着帆。一同航海了。保護的軍艦。時時放砲發槍。招呼前後的船。不多幾日。安然歸於英國。船長贈利吉許多金錢。使得還家省親。利吉此時歸心如箭。恨不得一步就飛回家去。正如俗所云。游子歸故鄉。心急路途長了。時趁上午第一次火車回家。車內有一紳士。同坐在那裏。聽彼所說的話。大半故鄉情形。乃與彼寒暄數語。問彼與高山慾太熟悉否。紳士道。高山慾太麼。於三月前已死了。利吉道。呵

呀。彼遺產不少。有無子息。紳士道。彼無子息。且無親族。是以財產由息加利病院的孤兒院掌管。聽見前數年有一船長的兒子。叫利吉。其父在世時。將財產與子寄在彼處。託彼照料。那利吉不知爲什麼惱高山。自學校逃出。乘船他往。及家內知道新聞廣告。大懸賞格。招人尋獲。至今杳無音信。咳。那個小孩子。真正沒有福氣的了。否則這時候不儼然一富翁麼。利吉聞言變色道。是呵。這個孩子可不好。紳士道。最可憐。那小子的母。日日望彼兒子回來。幾年音信全無。今日即回來。恐又來不及了。利吉吃一大驚。厲聲道。怎麼說來不及了。緊緊握着紳士的手。紳士見利吉舉止異常。亦吃一驚道。可憐那老母親。已於去年下世了。利吉聞言。頓時頭暈目眩。昏然死去。

利吉說到此處。兩只眼內。不住的流下淚來。即在旁聽者。亦爲感傷不已。遂中止其話。互祝明日的幸福而寢。後又過數日。黑婦取得雞卵六個。說道。芳雄官人。今

日有雞卵吃了。利吉道：雞卵麼？芳雄病後，大可服之。芳雄道：不如使母雞哺了小雞。他日可望生息漸多。時富雄立在母親之側，口內咬着小指，聽見他們說，便道：雞卵我亦欲食。春子道：你又無病，你讓哥哥吃罷。富雄道：我有胃病。船橋道：你有胃病，這雞卵與胃病是反對的，是吃不得的。富雄道：父親，我有些頭痛。船橋道：雞卵有毒，頭痛亦吃不得。富雄道：身體甚不舒服。春子道：呵呀，不好，你身子既不舒服，快些去睡。我們採藥與你吃。富雄道：藥麼？我不要吃。我要吃些雞卵，這病就好了。說得大家都笑將起來。船橋道：任你會說，終不與你吃，你便怎麼。富雄撇着嘴，不做聲。不意從此日起，雞屋內再不見有卵了。至第六日，吃午餐時，富雄不見春子。道：富雄何處去了？利吉笑道：富雄停一刻當來。黑婦道：太太，這二三日雞屋中無卵，昨日候了許多時，亦不曾發見。惟木葉之下，見有許多卵壳，疑心不要被野獸偷食了去。今日隱在樹後，看個下落。其時雞住的小屋門尚未開，見富雄官人走來，將雞屋門開了，摸索了半日，不要被彼拿去了。船橋道：這個孩子，最歡喜惡

要。可惡得狠。大約被彼取去了。春子道。這小孩子脾氣。賴皮得狠。如罰了彼。則哭個不止。現在空着腹。又不知往何處去了。吃飯後。利吉出外去尋。那富雄見利吉來。垂下手。呆着臉。立在大樹底下。樹底下有許多卵壳。利吉笑道。富雄。你吃了生雞卵幾許了。富雄道。吃雞卵麼。我飯都沒有吃。何處有雞卵吃。利吉道。你快些回去罷。否則晚飯都沒有吃。要餓一夜了。吃雞卵究竟吃不飽肚子。富雄不做聲。仍舊撇着嘴。慢慢的走回家內。船橋說了富雄幾聲。晚飯後。續聽利吉講舊話。

利吉在火車。聽見母死。頓時厥去。那紳士吃了一驚。不知何故。停一刻。哭醒轉來。仍泣不止。紳士道。足下與風間利吉如何親戚。利吉哭道。在下。卽是風間利吉。不意漂流在外。僅數年。未歸家。吾的母親。已不能見了。阿呀。我的母親。拚着性命回來。誰料。已不能再見了。說罷。放聲大哭。紳士百般的勸慰。不多幾時。已至車棧。利吉問明紳士的住居。執手而別。利吉回家一看。正是門庭如舊。人物已非了。不勝

傷感訪諸鄰家聽得母親生前一切的話無非是挂念游子倚門懸望此夜即宿在鄰家一頭聽一頭簌簌的下淚次日即往墳園向着石碑又哭了一番始往代理人事務所見一老年的律師遂告知姓名并查其母死後之家產律師道你即利吉君麼來得正好昔年高山慾太死時因無子嗣家產由局內檢點在彼家內檢出尊父遺囑一紙與君甚有關係試檢出與君一閱便知道了乃在寫字房案卷內取出兩紙與利吉看利吉接着念道

高山足下與君交厚於茲數年今余不幸罹此重疾將赴地下與君長別矣妻少子幼特與君一商身後事余航海半生頗有積蓄今將死願託妻子於君計余死後所遺家產合金錢二萬八千磅舉以付君君能受余之託則請每歲以四百磅給余妻子讀書度日另外提出八十磅餘利悉歸君享用及余子二十五歲時則將此項金錢三萬磅及書交付與余子君能受余之託余雖死去亦感君惠不盡

利吉讀畢。知卽父親死時。將家產付與高山慈太的書函了。又閱一紙。見上寫道。利吉吾兒。當爾見此書之日。吾之血肉已化爲土壤。兒生之後。因僅生爾一人。是以異常愛惜。天不假年。棄爾而死。爾之不幸。吾思及爲之心痛。幸余將爾母及爾之前程。一切已託高山君。爾受遺產後。勿負高山君。卽不負爾死父也。其重念之。利吉吾兒。爾父一生辛苦。盡此區區。兒爲英國之民。好自爲之。勿令爾父貽羞也。今兒已當強壯有爲之時。其勉旃。

利吉不料生了二十餘年。經了幾番危難。竟讀得父親的手書。不覺淚下。律師道。這項應歸足下。令堂死後。所遺家業。亦歸做處承辦。一切房屋傢伙。共拍賣得三百五十六磅。已買國債票。連利共三百六十九磅奇。君旣歸來。請少坐。一切交君可也。乃入內良久。取出銀行鈔票三萬元。另國債票及利金等。一并交付。利吉不意回家後。忽然得金三萬餘磅。儼然一個富翁了。心中不覺悲喜交集。辭了律師出來。心中打算。吾雖無家室。然有此巨金。是大可有爲的了。正是

有錢使得鬼推磨。手內無錢事事空。

不知利吉以後做些什麼事。且聽下回分解。

利吉思家。拚着性命回去。是至性過人處。勿謂其違背法律。

富雄屢次惡作劇。便爲下文貽誤大事張本。

利吉之父。託孤於高山慾太。想未在地方法官處註冊。故高山得以吞沒之。然利吉數年以後。仍能本利俱清。足見西國立法之善。

### 第十一回 閒耕地利吉傷感 遇大風黑婦漂流

話說利吉得了三萬金磅的遺產。思謀一生業。回家後。即買得一號帆船。自爲船長。駛行印度一帶。爲商業營運。開行了數次。頗爲順利。不意後來自印度回來。經過大西洋。遇着颶風。將貨物搭客等。一并送入水國。利吉同二三水手。坐在杉板上。千辛萬苦。始拾得生命。歸至故國。可憐父親留下的三萬金。全送入瓜哇國去了。身無一文。在國中乞食。後遇義俠的紳士。聞知底細。薦入商船爲水手。這船三



年。彼船五年。又二十餘年。往來海上。至前年與太平艦的荒海湧。三相熟識。遂使彼爲二等水手。又遇着這場風波。流到這個無人島。經了這些苦難。

利吉說到此處。算得將前半世的歷史。滔滔的說了一遍了。船橋一家。聽着彼所說的。忽而喜。忽而悲。忽而憂思。忽而豫悅。說者旣娓娓不倦。聽者亦滋滋有味。其時島中降雨的時節。已過。芳雄病體已復。利吉在島內。處處探檢。採食物。觀地勢。芳雄帮着做事。開墾地面。種植蔬菜等。忙個不了。原來彼等自到海島以來。每日早晨。或晚間。常在高處望望。有無海船行過。以便呼助。搭救回國。習以爲常。有一日利吉在耕地工作。正想着自己漂流生涯。在島中已許多歲月。一切人世間的法律。政治。均無由範圍。這無人島的自由。可謂自由到極步了。我雖孑然一身。於倫理上。無所觀念。然芳雄等相依患難。又難得這樣的總明伶俐。正如自家人一般。又有船橋等知心的朋友。亦可謂不負此生。了。我想天不絕人。決不終在這裏。

的。設。或。有。英。國。船。走。過。將。來。以。此。島。歸。我。英。國。國。旗。下。他。日。移。植。國。民。我。又。不。儼。然。成。一。個。哥。倫。布。屈。克。律。麼。如。此。可。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矣。正。在。自。言。自。語。的。時。候。眼。向。海。面。上。閒。望。見。西。南。角。海。連。着。天。處。黑。雲。如。墨。堆。積。成。連。山。一。樣。心。中。想。道。不。好。了。天。又。要。變。了。不。知。發。風。呢。下。雨。呢。此。時。萬。籟。俱。靜。忽。見。北。邊。洋。面。上。有。一。粒。黑。點。凝。眸。久。望。黑。點。漸。漸。移。動。疑。心。是。船。即。趕。回。家。內。取。得。遠。鏡。携。着。芳。雄。附。耳。道。我。與。你。去。看。一。件。東。西。說。罷。携。着。手。就。走。至。海。邊。取。得。遠。鏡。向。前。一。看。正。是。帆。船。而。且。進。航。的。方。向。正。望。着。本。島。行。來。利。吉。大。喜。道。芳。雄。你。看。芳。雄。接。着。遠。鏡。一。望。道。：。船。：。多。謝。我。的。上。帝。遣。這。船。來。救。我。們。了。利。吉。又。往。屋。內。取。得。太。平。艦。的。旗。用。竹。竿。穿。上。植。在。海。濱。又。將。枯。葉。堆。在。一。處。點。上。火。使。煙。一。直。沖。上。使。來。船。知。這。荒。島。上。有。人。的。意。思。這。船。正。向。島。一。直。線。走。來。不。意。利。吉。第。二。次。回。屋。取。旗。富。雄。暗。暗。的。跟。在。後。面。看。他。們。做。什。麼。事。那。時。船。越。走。越。近。富。雄。在。後。面。不。用。遠。鏡。亦。看。見。海。面。上。有。船。來。了。拔。步。即。回。家。大。叫。道。父。親。阿。母。親。阿。荒。海。船。長。

乘着大船來救我們回國了。船已近岸了。船橋等聽見，不由得不信。大家趕至外面，立在海濱一看，果見一只帆船駛來，喜出望外。船橋道：利吉君，你怎麼不早送信與我們。利吉道：不知這船究竟來不來，恐怕失望，是以未敢先告。船橋夫婦互相抱腰，喜至淚下。芳雄不住的看，說道：船上取出旗來了。利吉道：阿呀，不好。這西南上的雲推至頭上了。說猶未了，一陣的大風自後面吹來，接連的一陣緊一陣。芳雄道：阿呀，不好了。那船換了方向了。船橋道：怎麼。芳雄道：來船改了方向了。船橋歎了一口氣，仍往前看。其時風越發大了。偌大的船已向東北方漸漸的隱去。富雄跌足罵道：那瘟天，起這大大風。那瘟船也不顧我們，竟自去了。船橋悶得垂頭喪氣，無可如何。正在悵悵時，大雨如注的，一般打來。各人只得倦了旗，退回家去。利吉道：這樣大風，不消一刻，那船已在百里外了。船橋夫婦氣得相對下淚，一言不發。正如秀才落第，窮人失金一般。不意這風連吹了二夜一日，有時簸簸的落幾陣雨。這個樣子，那船當在數百里外了。必些再有順風，如小些，定要一禮拜。

餘再可行到這裏。這幾日有時至海邊望望，亦不見動靜。回至屋內，不住長吁短歎。大家默默相對，連家常的說話也少了好些。又過了數日，利吉道：「我想不妨事，尚有一線生機。果然他們看見這裏有漂流的人，他們即不能來，或者派船迎我們。回至本國亦不可知。然則不過多些時日，我們候着便了。」這日天氣開晴，風已靜了。利吉與芳雄至海邊釣些鮮魚，并看看昨日的船，能夠回來否。時海面靜悄悄的，芳雄看了一回，忽然見海中一小黑點，許多時不滅，叫道：「利吉翁，利吉翁，你看這一小黑點是什麼，莫非是杉板麼？」利吉在身邊取出遠鏡，望了一回，說道：「芳雄，不是杉板，像是野蠻用的獨木船。」芳雄道：「這獨木船從何處來呢？」他們如在這島邊，這樣的亂石，怕不要沉了麼？二人連忙將釣具收了，更番用遠鏡看着。利吉道：「芳雄，這獨木船必定是在這海裏的島中野蠻被幾日大風漂流到這裏，若然如此，可謂同病相憐了……說話之間，那獨木船漸漸近了，船上似有二個人，倒在船中，形容憔悴，非常的疲勞，任憑這獨木船在大洋中，隨着浪浮來。這歇時候。」

是潮漲的時候。是以船從海中。直向這荒島來。列位。你道這獨木船。是怎樣式。原來野蠻人絕無智識。這木匠的傢伙。是沒有的。不過取些大木。用那笨刀大斧。把木砍空了。大約可坐得七八人在裏面。用那竹竿細木撐着。便算是船了。如今在大洋中漂流。正如虎豹入檻。無所施其技的一般。不。一。刻。那。只。獨。木。船。已。到。島。邊。不。過。二。三。十。丈。個。光。景。幸。這。個。時。候。風。平。浪。靜。在。這。岩。石。上。一。撞。不。過。側。了。一。側。或。橫。了。過。來。又。過。二。十。分。時。那。獨。木。船。已。距。岸。二。三。丈。二。人。在。岸。上。見。船。內。二。人。已。無。力。支。撐。那。船。又。要。擱。在。那。裏。不。能。再。近。了。……利。吉。道。芳。雄。你。回。去。取。些。食。物。來。二。人。想。已。餓。極。了。芳。雄。轉。步。往。家。內。去。利。吉。即。刻。脫。去。外。衣。泗。水。至。獨。木。船。邊。攀。住。船。舷。引。至。砂。上。方。纔。仔。細。看。見。船。內。係。二。個。婦。人。面。色。絕。黑。額。扁。鼻。平。嘴。大。唇。闊。年。紀。約。二。十。左。右。船。內。所。設。的。漆。繪。着。奇。形。怪。狀。頗。有。可。觀。那。時。芳。雄。與。船。橋。一。同。走。來。携。着。許。多。食。物。即。以。酒。與。二。女。吃。了。隨。即。分。與。麪。包。一。塊。利。吉。在。一。邊。脫。去。濕。衣。僅。將。外。衣。罩。上。走。至。船。邊。二。個。黑。婦。已。飲。食。畢。利。吉。道。你。們

只麼被風吹了來。在這船中幾日了。不意二個黑婦。呆着臉聽了。一句不懂。船橋道。利吉君。據此看來。這島離野蠻人所居。一定不遠。不知他們來此。需幾日。我們應加意防備一點。利吉道。是阿。這二個黑婦。慢慢的使彼習練英語。卽有蠻人來。我們教彼通譯。多分可以無礙。船橋道。這野蠻。是不講理的。即使彼等通譯。恐亦不能保平和的局面。利吉道。彼等所要的是食物。我們將一大半先運往柵內。彼等見我們沒有東西。恐亦不起貪心了。船橋暫時不言。扶着黑婦回家。安頓在別屋內。使彼安睡。自此以後。二禮拜時。無甚大事。每日在海邊望望。有否帆船回來。這一起人。便不致永遠埋在島中。不能吸着文明的空氣。閒時教那二黑婦學習英話。說這個說那個。頗有些意味。惟恨不能探出他們的住處。更時時防着他們。大隊襲來。便立刻要開戰。未免懷着鬼胎。這日係禮拜日。船橋等一家同往屋外拜禮上帝。祈禱早離荒島。回歸本國。祈畢。利吉同芳雄至海邊閒步。一點鐘餘。不覺已走至前日海濱。救那黑婦的地方。利吉道。阿呀。不好了。獨木船何處去了。芳

雄道。莫非被大潮沖了去麼。利吉道。讓我來看。即取出遠鏡。四面一看。說道。芳雄來看。不好阿。二個黑婦。乘着獨木船。逃去了。你快些趕回家去。看看二個黑婦在不在呢。芳雄吃了一驚。不暇答言。即拔步跑回家內。利吉見獨木船漸漸的隱去。亦即回家來。正是

一波未平一波起。破船又遇打頭風。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利吉一生。於政治社會上。觀感頗深。一心愛國。今之背宗邦媚外人者。能無愧死。

富雄所言。頗有關係。讀者須牢記。

黑婦倏然而來。倏然而去。讀者細思下文。當有何事。

## 第十二回 講守備遷移入堡 決戰鬥計算擒王

卻說芳雄見利吉回來。接着道。利吉翁。二個黑野蠻。果然逃去了。併且偷去鐵器

衣服食料等許多東西。這二個賊黑婦不知禮義，真真是恩將仇報了。利吉急得汗出說道：「阿呀，大變，大變。帆船既不回來，怎麼又生出打詫的事。船橋君，我想此事不好。阿二個賊黑婦逃回去，他們野蠻人必然大隊過來搶掠。我們如不準備，便真個難了。船橋道：「這便只麼好。利吉道：「我們須打算搬入堡內，只是前日的堡果否能抵敵野蠻，須詳細看看。若至臨時，便不及了。此其一。我們那堡的四圍，雖在這椰子森林中，不容易看見何處先被敵人攻擊，何處將為敵人抄襲，何處可掘陷坑，何處可設望臺，這地勢是緊要的。此其二。我們這裏僅三四人，雖有火鎗，然野蠻的標鎗亦頗利害，決不能用着攻法。單單靠着一個守字，柵築得大了，三四個人如何守得住。柵築得小了，若被他們團團的圍起來，便怎好。此其三。芳雄道：「阿呀，不差。阿，我們真正是這怎樣好呢。利吉道：「我們既想到這裏，前日築的木柵房屋，便有些靠不住，必須趕緊添造。我們走開來，這海邊可以任小孩婦女等住在這裏麼。又加一層的難處了。船橋君，我們須先去看看地勢，再定辦法。船橋



道不錯。我們先去看個仔細。再定辦法。船橋同利吉即時起行。走至森林裏面。仔細相那前日築的堡。雖有大樹等蔭庇。然經了風雨。破壞的地方。亦已不少。急須修理。并且木柵的外面。野生的甘蔗薯蕷。佈滿在那裏。須要除去。免使敵人隱伏在內。前日所築的屋。如一并搬來。尙不敷用。更須添築。二人商議了半晌。方回家來。次日即動工增築。利吉船橋芳雄等三人做工。春子領着曷霞氣在家收拾。一連數個禮拜。內內外外。忙個不了。此時利吉等三人在林內作工。最慮的是春子等在家。爲野蠻人所襲。又無別法。只好更番的用着兩只狗了。每日將犬頸上結了信函。趕回家內。春子即將平安無事的覆換上。那狗復往林中。一日中須走二次。正如郵政局的信差一般。一日三人歸來吃晝飯。卻不見了富雄。春子正在着急。道。你們沒有看見富雄麼。利吉道。沒有看見。春子道。已不見有一點鐘了。曷霞氣道。富雄官人。將持薪木往新柵內。我看見勸住了。這一刻兒不知又何處去了。利吉道。不要又至海邊拾貝殼麼。我們去尋他。利吉拔步就走。芳雄與曷霞氣跟

着同往。走至海濱，分頭去尋。曷霞氣道：「阿呀，在這裏了，在這裏了。」大變阿大變，只麼好阿。以手指着，不住的叫：「芳雄，利吉聽見，卽往這邊走來。」只見富雄立在杉板內，適值落潮，那船直向下流的海中行去。芳雄不暇顧，順着岸趕去，堪堪至近，不及脫衣，卽往海內一跳。其時利吉在後，已跟踪追至，大叫道：「芳雄，勿去，讓我來。」那時利吉却走至富雄前面，脫去帽子，飛入水中，竭力的向前。芳雄利吉在自己前面，飛入水中，自己卽退回岸上，更水淋淋的向下流追來。見利吉已泅水至杉板旁邊，杉板已擱在一個暗礁上，船直側轉來。利吉連忙上前，以手攀住，不意身後面有個大鱧，望着利吉，作勢欲追來。鱧頭已透出在水面上，利吉却心在富雄身上，不及返顧。芳雄在海岸上看見道：「阿呀，心中一急，隨手拾一大石，望着大鱧擲去，不偏不正，咕咚一聲，恰擲在那鱧頭上。鱧頭吃了一石，卽往海內直鑽的逃去了。利吉其時已奮身跳入杉板內，始聽得背後水聲，亦不暇問是什麼，卽將杉板撐開，暗礁直向海岸搖來。富雄已嚇得面白唇青，瞪着目，一言不發。船至岸邊，拖

泥帶水的。一同回至家內。富雄又被父母罵了一頓。過數日。柵已修理完備。出入的門用最厚的堅板造成。離柵三丈地面的雜木叢草。刪除乾淨。柵上留着小孔。以備放鎗。左邊的大樹上。作爲望臺。用船上的繩梯裝好。以便上下。向外處更設堅板。以防標鎗。又於牀下。豫備食料。飲水等。柵後面安放一小砲。以防後路襲來。整理既畢。卽將海濱屋內的東西。趕緊搬運。這番是在陸路。不能用那木排及杉板了。只得將船上的盤車。做了車輪。裝上木板。木板上堆些東西。在路上拖着走。似乎省力一點。一日往來數次。非常忙碌。利吉派曷霞氣陪了富雄。順便擔水。放在柵內。用空甕貯着。以備緩急。一切已收拾停當。復將所畜的猪羊雞鴨等。移往。其時前面柵上。亦放一尊小砲。可謂預備的十分堅固了。計算卽有一二百個蠻人。亦可以一戰。不至敗壞。芳雄一切操作。雖與太人無異。究竟年紀尙小。不知打仗是怎樣打法。未免面色上。終露些畏懼的樣子。利吉是老於江湖的人。早已暗暗的。看在肚內。這日吃過了夜膳。閒坐着講話。利吉道。現在這蠻人未知來不來。

儻然來了。我們須同心協力纔好。芳雄道：我們千辛萬苦避難在這裏，不是互相親愛的家人，即是患難相依的同胞，有什麼不同心協力麼？我所慮者，只有這寡不敵的四個字。利吉道：不妨。芳雄：你可知道戰爭的要事麼？吾聽見古人說過：將在謀而不在勇，兵在精而不在多。你不要先短了志氣。你雖慮衆寡不敵，難道你情願束手就縛，任憑野蠻人處置麼？既不情願，這戰爭就不能免。是以我的意思現在事情却要把衆寡不敵四字丟在腦後，方能望成功。我們既受了文明的教化，與野蠻人的品性行爲自然高出一等。我們勝固然有優勝的道理，我們敗不過失敗的偶然。我們須牢記的，只有勢不兩立四個字。盡我的心，竭我的力，與野蠻作一個死對。況且我們是守的，他們是攻的，我們糧食充足，他們須從他處運來。這裏是不必堅壁清野，自然清野的。我們鎗砲是犀利的，他們的器械是決不能及我們。如此看來，我們勝的分數止占得多哩。芳雄：你想我說的話是不是呢？芳雄道：是阿，是阿，我總佩服你了。利吉道：我們再定一個計較，他們來攻時，我

們不必亂發鎗。須窺定那執旗的。吹號的。傳令的。先行擊斃。我們以少敵衆。必用這擒賊先擒王的手段。方好決戰。芳雄拍手道。妙阿。妙阿。我們照這樣辦就是了。一連幾日。一切家中的傢伙。已搬運盡了。每日在海邊不住的偵探。并採集甘蕉。實薯蕷等。以備食用。這日早晨。利吉在海邊眺望。忽然變色。芳雄道。利吉翁。你看見什麼。有船麼。利吉道。沒有什麼。其時日漸高。東面水連着天處。朝雲已散盡。一輪紅日已昇上。利吉取着遠鏡。向東只管望着。過了半晌。說道。這面有許多帆船。芳雄道。看是什麼船。利吉道。大約是獨木船。芳雄你來看看。芳雄接着遠鏡。看了一回道。利吉翁。是獨木船。至少有三十隻。利吉道。你看一船有多少人。芳雄道。阿呀。不好。每船有十多人。這一個艦隊。大約有三百人。我們快回去準備罷。二人隨即趕入森林。船橋正在眺望。見二人慌慌張張的走來。連忙問道。怎麼。怎麼。芳雄道。父親不好了。不好了。有二三百野蠻人來了。利吉道。船橋君。這一隊野蠻却不。我們須要留心些。船橋執着遠鏡。即往大樹的望臺上。觀看了半晌。說道。大變。

大變這一艦隊將近到岸了。可惜樹少高了些。這海岸邊却看不見。阿呀。這許多人。我們怎麼處呢。利吉道。船橋君不要緊。不要緊。這些野蠻人的棍棒能夠敵我們的鎗砲麼。休滅了自己的威風。船橋已移步下來。說道。是阿。這些野蠻人不是來討死麼。我們須決一死戰。使他們也知道英國人是不好欺的。遂將柵門關上了。預備開戰。正是

無端荒島陣雲墨。血戰幾番決死生。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黑婦逃去。準備開戰。未雨綢繆。見幾而作。利吉有焉。

英雄怯戰。利吉便道。你情願束手就縛。任憑野蠻人處置麼。反言相激。義氣凌雲。而詞鋒亦咄咄逼人。

前後計算。兵法所謂知己知彼者。必如是始可與言戰。必如是始可望其戰勝。不亂發鎗。須窺定後發。爲現在行軍要訣。閱者勿以小說之言而忽之。

第十三回 立望臺偵探變隊 開夜戰轟發地雷

卻說船橋一家都知道開戰在即了。前後柵門都已閉上。鎗彈火鎗一起取出。以備臨時調用。又命芳雄將小砲所用的彈藥箱取出。以便裝放。芳雄去了一回。空着手來道。利吉翁。這小砲所用的彈藥。不知被何人取去。僅剩空箱了。這彈藥僅一箱。抑二箱呢。利吉道。因砲的彈藥不常用。是以僅有一箱。前日搬來時尙有。只麼這時沒有了。你不要看差了麼。芳雄道。我沒有差。可是放在鎗彈箱一處的麼。利吉道。是的。這又奇了。往何處去呢。不要又是富雄取了去。富雄道。我不知道。我沒有取。亂了一回。只得罷了。其時望臺上。不絕偵探。朝飯畢後。那獨木船全傍海邊。不看見了。利吉乃派定船橋在左。自己在右。芳雄巡警。兼顧後面。春子與曷霞氣學習鎗內裝子藥。花子在裏面照顧正雄。處置既畢。即命芳雄在自己守的地方候着。他開了柵門。往外偵探。過了三十分時。利吉氣吁吁的趕回來了。手內提着六個大鼈。走進柵內。將柵門關上。船橋芳雄齊來問訊。利吉道。方纔走至舊屋

左邊森林內見蠻人的船，已有五六隻近岸，餘十多隻船在暗礁內回旋的行，以便近岸來，再有幾隻落後些，漸漸將帆卸下，收拾上岸，都提着木棍標鎗，身上纏着各種紅綠黃黑的布，頭上插着雪白的鳥翎，挺着胸，換着肚，赤着雙足，亂擠擠一擁往屋內，我看見便趕回來，大約將來此處了，我們留心些，芳雄即便攀往望臺上面，無如新築的堡，本在森林深處，這望臺的樹雖高，遠處儘可望見，近處却只見堡的前後左右數十丈的地步，餘外皆被椰子樹隱蔽了，芳雄携着遠鏡，望了半响，始見前面林中有人行走，隨即將手掌拍了一下，此是利吉等暗記，預先約定的，敵人從前面來，拍一下，左邊，二下，右邊，三下，後面，四下，又五分鐘時，林中人影漸多，越走越近，不一刻已有四五十人，橫排在柵外面，芳雄趕緊在樹上溜下，外面嗚嗚的角聲，吹個不住，那野蠻見柵上靜悄悄的，一人俱無，卻亦不敢遽進，利吉在柵孔內，仔細觀望，見一排的蠻人前面，立着二個長大的蠻子，提着標鎗，左邊跟着二個婦人，便是那逃去的黑婦了，彼在此引導他們，右邊即吹角的。



又有一人頸內挂着寬牛皮鼓。想是鼓手了。利吉見他們觀望不前。故意將頭露出柵上。使他等看見。二個大漢見柵上有人。咄的一聲。便一標鎗。利吉幸虧避得快。否則已被他刺着了。就這一標鎗裏。蠻人喊了一聲。蜂擁上前。角聲鼓聲。吹打個不住。那標鎗棍棒等。便如飛蝗般射來。有射在柵上的。有射入柵中。擲在空地上的。所幸彼等三人。本立在有庇蔭處。是以飛進雖多。却未曾傷着一點。見那蠻人走至近傍十餘丈之處。利吉叫一聲放。三人即同時發鎗。接着連環加緊快放。一時鎗聲震耳。鎗煙蔽天。那蠻人的前敵。也有中着要害。立刻斃命的。也有中着不要緊的地方。叫痛連天的。不上一刻。那蠻隊中。執旗的。吹號的。傳令的。紛紛倒地。正是蛇無頭而不行。蠻隊中已亂將起來。相持至一點鐘。七停中約死了三停。看看風色不佳。呼哨一聲。一齊向後退去。柵內三人。隨即停止放鎗。俱已氣急面紅。汗流浹背了。即春子及曷霞氣二人。立在那裏裝藥。亦已裝得手酸。站得足軟。大家見蠻人退去。方得安息。利吉道好了。蠻人退去了。芳雄你上望臺去。看看他

們現在怎樣。芳雄卽爬上樹頂，仔細一看，下來道：「不妨事，他們集在前面林子裏，着地的坐着，有的在那裏張幕，有的在那裏交頭接耳，大約似會議個樣子。」利吉道：「柵後沒有人麼？」芳雄道：「沒有人，都在前面。」利吉道：「還好，我們快把標鎗收拾開些，遂與船橋父子及曷霞氣，在柵內四圍約拾得百十餘枝，一起放好……」列位，你道標鎗是那個樣子？原來似三尖兩刃的鋼刺一般，磨得雪鋒耀目，下裝着細木桿子，上面尖刺，用毒藥練過，着在人身，見血就死，是最毒不過的東西。蠻人擲的標鎗，有一枝適落在畜獸欄內，其勢甚猛，正刺着羊耳上，咩的一聲，在地滾了一滾，就嗚呼哀哉，便可知那東西的利害了。然只麼三人戰了一點餘鐘，能不受創，因三人所立處，上面有極濃的樹蔭，外面有極厚的木板，你想標鎗是手中發出的，有像鎗彈的力量，穿過這堅板麼……閒話不題。那時利吉道：「他們雖退去，必然商量夜間再來攻擊，我們須要將柵加高些，不至被那些蠻人攀援上來。」船橋道：「不差，前一刻已有幾個人，將近攀入柵了，幸虧看見得早，趕緊打。」

死。不然恐便不了。利吉道。現在夜間輪番守夜。柵中須備篝火。以備覘敵人的運動。言畢。三人即取出椰子木板。將柵次第加高。又將瓦缶內灌着松脂。以便點火。收拾已畢。用過晚飯。那時廚下水已告罄。春子口渴。命曷霞氣取些水來。曷霞氣至牀下甕內一看。走出道。阿呀。不好了。水沒有。其時利吉船橋等亦在口渴。聽見一齊吃驚道。只麼說。水一滴都沒有麼。曷霞氣道。十數個甕。俱已看過。一點都沒有。利吉道。這便只麼處。曷霞氣前日是你們取的水。只麼說沒有了。曷霞氣道。前日取水的時候。我在水邊汲得。取至半途。即被富雄官人接去。一連二日。俱是如此。不曉得富雄官人將水怎麼樣了。春子即喚富雄問道。你取得水怎麼樣了。富雄噉着嘴道。水麼。我看見椰子樹可憐得狠。烈烈的被太陽晒着。我將林中的樹。每棵澆上了些。是以未嘗取回來。船橋道。吓。你這小奴才。害死人了。你不知這裏沒有水麼。可惡已極。在富雄頭上鑿了幾個栗爆。富雄哭起來。嗚嗚的哭個不住。停了一刻不哭了。又鬧起渴來。口內不絕的。父親阿。母親阿。我要水吃阿。我要水

吃阿。斯時船橋等幾人亦覺得渴極了只得吃些生的果實解解渴并祈禱上天降一陣大雨來或者可盛些水起來否則真正無可如何了其時芳雄忍着渴已在望臺上立了多時忽見後面林子內隱隱的有火把走動隨即將掌連拍四下發個警報船橋利吉立刻取了鎗至後面柵上只見後面林內隱隱的有許多火把耀着隨將松脂點着了一道火光從柵孔中直射出去正如軍艦上所用探海電燈一般不一刻那些人已在前面約半里許耀着火把聚攏上來捱捱擠擠的利吉一看約有二百餘個野蠻肩着鎗棒忽然就地起了一個大霹靂震得頭眩一陣火光直燭天際耀得眼花那裏的椰樹雜木多掀在半空中向那四圍飛舞的擲來一枝碗口大的椰樹壓在堡內的屋上把屋面都壓壞那些野蠻斷頭的折脚的血肉狼籍肢骸摧折恨着爺娘少生了兩只脚拚命的逃走那柵上的一家遠遠的觀看嚇得目定口呆不知什麼緣故正是

霹靂震天龍蛇蘇 屍骸徧地生命絕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利吉於前回佈置已極周密。而臨時尙須增加。可見兵凶戰危。決非先事所能逆料。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兵家之要。益信益信。

富雄屢次作耍。此次缺水爲最甚。幾於全家受禍。戲之無益也如是。

回末一段平地起波。讀者想不難深思而得其故。

#### 第十四回 掘樹根船長求泉 被蠻槍老翁受創

却說利吉等見後面林子內。如大砲一般。轟將起來。疑心是救兵來了。却不解爲什麼從後面來呢。正在大家疑惑。却見蠻子已四散遁去。利吉道。芳雄。眼見他們受此大創。我同你前去偵探偵探。看究竟是什麼。芳雄道。好好。我同你去。遂開了柵後門。船橋道。須要留意。二人各繫一暗燈。向前行去。見前面火光尙紅。不上半里路。已走至近傍。見那些蠻人橫在那裏。多有面目模糊。半截身子的。其時林內餘火不熄。濃煙飛騰。又二十餘丈路。卽見一大坎。約深六尺餘。廣五六尺。所有土

地一起崩裂。如發過一個大地雷。利吉恍然悟道。原來如此。向着芳雄道。我們回去罷。這裏無可勘處。回至半路。芳雄忽見樹底一動。連忙將頭一低。見一枝標鎗。在耳邊擦過。隨即入內。將燈照着。見一蠻人坐在地下。知是此人了。利吉卽一鎗打死。再尋原路歸來。船橋眼巴巴的候着。見兩人無事歸來。不禁大喜。將柵門開了。二人入內。隨即閉上了。船橋道。探見什麼。利吉道。前日我們砲箱內的子藥。不是不見了麼。我想一定是富雄拿了去。埋在那裏。那蠻人的火把。落在上面。隨即轟發起來。這蠻人却吃了大創。可謂天佑我們了。船橋道。是的。是的。定是這個緣故。利吉道。蠻人雖受了大創。逃去的必多。這時候尙不過十點鐘。今夜仍如前夜一般守候。不可懈怠。船橋道。不差。我們再輪番守着便了。三人約定。睡的睡的。守的守的。至半夜後四點鐘時候。適船橋值班。柵內點着松脂。甚爲明亮。似聞着走動的聲音。隨即發了警報。各人一齊起身。外面却一點火都沒有。僅柵孔內射出的火光。此時船橋一家。共五個人。三點角的候着。柵內添上松脂。點得雪亮。三個人商

定在柵內坐着。俟柵上探起頭來，即便放鎗。果然過了一刻，聲息漸近。柵上露出四五個頭來，候個正着，接連幾鎗，一齊倒下。停一刻，飛進標鎗來。隨後又是幾人爬起，照舊打死。一連數次，相持至五點餘鐘。天漸漸亮了，蠻人無可如何，仍復退去。船橋道：「這個樣子，蠻人不退去，便怎樣好？」利吉道：「芳雄，你沒有多睡，快去睡罷。」芳雄道：「我睡却不必，渴便不得了。」利吉道：「我也渴極了。」春子道：「正雄小孩子，半夜沒有睡，鬧得要湯吃。現在不知只麼了。」利吉道：「芳雄，你今日勞力了，快去睡罷。」有事再來叫醒你不遲。」芳雄應允，走了去。春子却把正雄抱出，與船橋看道：「這小孩子渴得了不得，這便只麼好？」船橋道：「這也是無可如何的事。我們叫曷霞氣在此望望。」利吉道：「我與你傍着樹根掘下去，看看有水沒水。如有水就好了。」利吉道：「甚好。姑且試試看。」於是二人擇着一地掘下去，掘得五六尺深，却一點水沒有，只得丟了這處，轉至那邊掘掘，却白費了許多時候。沒有掘得水，二人只得歎口氣罷了。二人工作了一回，弄得一身臭汗，口內益發渴起來。利吉道：「我也渴得緊了。」船

橋道不知他們遭此挫敗。現在逃回去沒有。我們須知個仔細纔好。利吉道。我們就這樹做望臺。究竟太低。我們有的是木及鐵。曷不將木釘在樹上。重重的釘煞。再將繩梯挂上。大約看得見多了。船橋道甚好。我們即速做好望望。看個樣子。隨即動手。將二丈餘高的大木一根。頭上釘上滑車。挂上繩梯。將下面四五尺處縛定在樹身上。用大釘釘着。頓時高了一丈餘。已做了有二點餘鐘。芳雄睡醒起身。見在大樹上豎起木一根。如船上的桅桿一般。心中大喜道。父親。我往上去看看。說罷。攀上繩梯。直至頂上。取出遠鏡一望。這回是差得多了。不特海邊船隻。森林內一切動作。俱看得清清楚楚。只見蠻人成羣在一處。一個人立在那裏。揮着長桿。指手劃腳。不知演說呢。抑議事呢。約有四五十人。遠遠的海上。有許多獨木船。望着島行來。仔細一看。大約是蠻人的救兵。約有三十餘艦。離着島尚有十餘里。芳雄喊道。父親阿。不好了。蠻人的救兵到了。許多的獨木船來了。說罷。一步步下來道。我們須作速計較纔好。利吉道。約有若干船。芳雄道。約有三十餘船。船橋道。



我們最缺的是水。不如棄了這裏，向這森林內權且逃去。俟蠻人離開此島，然後回來不遲。利吉道：不妥當。我們逃去，他們跟蹤的追來，便只麼好，卽不追來，我們倉猝的走，能夠帶多少東西。這裏不且儘其所有，俱被野蠻取去麼。救我們的船，不知幾時來。我們沒有東西，怎樣度日。我所以說，我們萬不可逃出一步。船橋道：我們不走也是。惟柵內沒有水，乾上三日，便成涸澈之鮒了。這又只麼好。利吉道：我也想到。我們距水近處，既被蠻人占去，遠處又須四五點鐘往來一次。真正俗語說的：遠水救不得近火。然須想一計較，弄須水來方好也罷。這不能不冒一次險了。芳雄道：怎樣冒險呢。利吉道：我想蠻人死的狠多，我們在死人身，上弄一二身衣服來穿了，或者可以混過去。取些水，亦未可知。你道如何。芳雄道：甚妙。我情願去。利吉道：你究嫌年小，不如我去。你在柵的近旁，接應着亦好。芳雄道：夜間去呢。抑午間就去呢。利吉道：若要不被蠻人知道，自然夜間去好。然蠻人守着要路，須繞着道去，恐迷了路，不如午間好。芳雄道：既然如此，利吉翁，我們照着辦罷。利

吉道讓我去取些衣來。開了柵後門。去了一回。取得一捲衣服回來。立刻裝扮起來。芳雄笑道。利吉翁。儼然一個蠻人了。不要連着思想行爲。都野蠻起來。利吉也笑道。我若思想行爲。野蠻起來。便把你們一家的人口。財產。謹具奉申的。送與野蠻。看你們便怎樣有命呢。沒命。芳雄心內。終覺依依的不捨。見利吉已裝扮停當。說道。利吉翁。我想終不如我去的好。爲何呢。我終是孩子家。一來身體靈便些。二來身子矮小。容易藏躲。利吉翁。你在後接應着。我便好了。利吉道。芳雄。你終是妙年。不犯着冒這險。將來有爲的事。正自多呀。我呢。甚麼事都經過。今年已五十四歲了。鬚鬚已有點白了。生死久置之度外。卽爲蠻人所殺。不足爲夭。我意已決。你不必再說。船橋君。你在上望着。我去了。就來。說罷。携一小桶。約容水一斗。向外就走。芳雄送至門前。利吉道。芳雄。你將門開着。譬如遇着險。以便趕緊逃回來。說罷。一執手去了。船橋在望臺頂上探看。見海濱獨木船。已一字兒歇着。許多野蠻。在森林中伐木。將木枝樹葉取下。聚在一處。船橋想蠻人不知道要做什麼事。停了。

一回忽然悟道不好。他們想要用火攻了。把這些樹木的枝葉堆在柵外面燒將起來。我們這一行的性命是要葬於火窟的了。阿呀。這便怎麼好。想到這裏發極得了不得。却想不出一個對付的法子。心中不住的叫苦連天。過了一回。却見利吉已提一木桶。從左邊森林中走出。芳雄迎了上去。說道。沒有被蠻人看見麼。利吉道。託上帝的福。沒有被他們看見。說着已走進柵門。將門閉上。芳雄叫道。父親阿。母親阿。我們有水了。快些來解解渴。走進裏面。取出茶杯一只。其時家中聽見有了水。一齊走攏來。不消說第一個要緊吃的。就是富雄。於是大家你一杯。我一盞。吃着解渴。不消一刻。已將一桶水報銷了。利吉道。我們一日夜餘。都吃了乾糲。做些飯吃方好。再現在蠻人又多。若被圍了起來。柵內亦須預備些水。趁着天氣尚早。我去再取一桶來。芳雄聽說得有理。也只得任彼去了。自己仍立在柵門邊。候着手內提着鎗。裝上子藥。以備不虞。停了好一會。只聽得左邊林內。撲哧的一聲。接連又阿呀的一聲。似乎像利吉的聲音。心中嚇了一跳。連忙順着聲音趕去。

走不上十餘丈路。只見前面利吉仰天的跌在地下。一個野蠻腰內纏着布。赤着脚。追來。一脚將利吉的下身壓住。雙手舉着鐵鎗。望着利吉前胸刺來。正是

漫說艱難成俊傑。從來性命等鴻毛。

不知利吉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日間有日間的戰法。夜間有夜間的戰法。隨時設法。不可拘泥。是謂能手。

有富雄之惡耍。便有利吉之受創。有惡因卽有惡果。故成事者最貴造因。最貴造善因。

利吉以爲不可出柵一步。自是不易之論。船橋想未必不見到此處。不過提及。以塞讀者之口耳。

### 第十五回 睡病蓐箴言戒少年 來援軍大砲從天下

却說芳雄見利吉爲野蠻人所窘。嚇得魂不附體。心中不暇計及什麼。舉起鎗。望準打去。轟的一聲。打個正着。那個蠻人倒在利吉身傍。鎗亦擲在一邊。四肢挺直。

的死了。芳雄見那蠻人倒了，隨即趕去。利吉睡在地下，不能起立。芳雄見利吉胸  
前汨汨的流出血來，失聲道：利吉翁被刺了。利吉帶着顫聲道：芳雄，你趕緊取水  
去罷。說罷，勉強掙着欲立起來，身體抖着，掙起上身，再也立不起了。芳雄連忙過  
來，用手扶着，說：利吉翁，你不要着慌，我來扶着你。恰巧船橋在內，聞得鎗聲，亦已  
尋到這裏。一人一邊扶起利吉，慢慢的走進柵來。船橋命曷霞氣將水桶取入，關  
上柵門。時利吉已扶至牀上睡下，再將衣服代為脫去。只見前胸右面乳下，被鎗  
刺了一個洞，那血流個不止。芳雄趕緊扯了一條闊的絹布，替他細細的縛上。船  
橋道：利吉君被創，全爲我一家，叫我如何對得起呢。主其憐我所愛敬的利吉君，  
其必使有以報君也。利吉道：船橋君，我不過盡我的義務，你何必謝呢。我此時覺  
得氣息甚促，頭暈暈的，想血定多流了些。君須挂念着外面，勿因我一人，誤了大  
事。船橋答應着，心中十分難過。時已日落，天色黑將上來，又慮着天色黑上來，不  
要暗地野蠻襲來，況日間看見的蠻人，聚許多引火的東西，現在利吉又被創，無

人可與商量。停一刻他們用起火攻來。我們便無法可施。大家逃不脫一個死字。想到這裏。心中正不知如何是好。遂對芳雄道。你好好的看視利吉君。我去去再來。說罷走了出去。春子聽曷霞氣說。亦已知道利吉被刺。血流不止。含着一泡眼淚。走進利吉臥房。見利吉面白唇青。氣息奄奄的。遂跪在牀側。執着手。不着流下淚來。利吉道。阿呀。又何必呢。這是我天運已盡。故受此重創。你們萬不可爲我着急。春子道。利吉翁。你無非爲着我一家。我是決不忘你恩的。說罷。以吻接着利吉的額。哭泣不止。利吉道。芳雄。你勸着母親進去罷。我要少睡一歇。芳雄遂陪着母親出外。見船橋正在預備夜間用的松脂等。芳雄道。父親。兒看利吉翁年老了些。受這創。恐不能支持。兒看彼身子弱得狠。船橋道。正是阿。這只好望天佑的了。芳雄道。兒本思我去取水。若真我去了。不遇此險。亦不可知。卽遇險。於我們大局。關係似較輕些。阿呀。我真是悔得遲了。船橋道。在望臺上面。見蠻人聚許多枯木。敗葉。想是用火燒柵。我們怎樣對付呢。芳雄道。現在我們不憂乏水得力。已許多難

利吉翁不能再戰。何妨父親與兒再決一死戰呢。我們靠着火器的利害。務使他們不得近我的柵。即用火攻。亦不甚得力。想亦不至我們必失散。除了決戰外。或者天降數日大雨。使他一時濕了。點不着火。然而這是靠不住的。我們預備着就好。船橋道也只好如此收拾了一回。芳雄帮着。又吃了夜膳。芳雄走去看利吉。究竟年紀已老。不過似睡非睡的躺着。曷霞氣將前日的大鼈熬成清汁。送來。芳雄接着道。利吉翁。肚中有些飢麼。請吃些湯。利吉答應着。吃了少些。芳雄道。現在可好些麼。利吉道。似乎氣較順一點兒。芳雄這蠻人曾來過否。你們可有生路走。不要牽挂着我。我是垂死的人了。芳雄聽着。忍不住的落下淚來。道。利吉翁。你不要如此說。我們願生死在一處的。利吉道。你決不要如此說。芳雄。我講與你聽。我幼時聽見教師演說一段。頗有些道理。他說人生在世上。處世是不可不講。對內的。是家庭對外的。是社會。家庭內。是包着個人的。道德與親族的。倫理。總言之。則曰。私德。人個一生。私德是斷斷不可虧的。芳雄。你處這個境界。譬如因爲我不走。反

連累了父母私德上就說不去了。講到社會不過圖復我的天賦權利保全我的人羣幸福要復權利我們洲內亦已演過數次貴族與君主競爭平民與貴族競爭一國之內務使人人自由自主然後人羣的進化速所以國內競爭爲民族主義者不久將擴其範圍國外競爭爲民族的帝國主義自今以後所謂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久而久之便要發見便可享受便能永久總言之題名會籍以謀公衆之利益則曰公德私德當盡公德尤其當盡。英雄你正在青年於社會上做的事情正復不少。蒙你不棄往往聽着老夫的言語不以爲非我常想我們英國稱強地球上所恃的什麼呢所恃的只有這盎格魯撒遜的民族只有這民族的青年所以人當青年時萬不可蹉跎過去譬如你今日棄了我覓着生路去了回歸本國將這個荒島移植英國的百姓他日再來這裏在我死處奠着一枝花叫一聲利吉翁我的靈魂更不知若何歡喜阿。英雄道利吉翁你說的話我總牢牢記着然苟棄了你去偷生在世這私德又怎麼講了說時握着利吉的手利吉道我



生受你了。你能領悟到此。我歡喜得狠。當夜芳雄在外面守夜。內面服侍利吉。不過睡了一點餘鐘。卽已天明了。蠻人卻未來攻擊。柵內第三次的打仗。早已預備。次日天明。東方海面上。血盆似的日昇將起來。芳雄在望臺頂上看那蠻人。只見蠻人擁着大樹大木。走來。芳雄一看。見敵人來了。連忙下來喊道。父親阿。父親阿。快來。快來。敵人來了。大家聽了。趕緊出來。春子立在船橋身後。曷霞氣立在芳雄身後。整備開仗。船橋道。芳雄。不要亂發。俟彼等走近。然後開鎗。芳雄答應着。看蠻人逐漸走近。相隔僅三十步。二人同時發鎗。打死二人。逐漸走來。逐漸打死。約十分鐘時。打死十餘人。那蠻人見大勢不好。呼的一聲。聚在一處。各持大木。如楯一般。一齊俱進。船橋父子。趕緊發鎗。雖然打死幾人。卻已被他們擁進。將那樹木堆在柵底下。不上一刻。已堆至一丈餘高了。父子二人。加緊發鎗。拚命的禦敵……列位。你道蠻人果真用火攻麼。原來他們見柵子甚高。不容易爬入。便想出這個法子。將樹木的枝葉去了。着地的砌起來。砌得高高的。如此便容易。踏着攻進去。

了。然而船橋一家無論用火攻不用火攻終是不能免這個難。當這個時候再有何法。眼見得喪身在目前了。大家急得了不得。除非觀音菩薩。或者黎山老母。心血來潮。駕雲來救。也未可知。有條生路……閒言不表。正在十分危急的時候。柵外的樹木已疊齊。忽然一聲胡哨。一齊退去。那時芳雄卽上臺仔細的一看。喊道。父親阿。母親阿。他們團齊在一處。大抵一擁上來。將攻入我們的柵了。船橋道。如他們放火。我們聽利吉君的話。出其不意。冒煙突火的沖出。或者可以逃得性命。芳雄道。父親。休說這話。我們有弟有妹。并有病人。如何的逃法。還是拚命的一戰。死也是死。在一塊兒。不較強麼。時芳雄已下臺來。抖着精神。準備再戰。整理了火鎗。裝着子藥。蠻人已在森林中走出。擠在一塊兒。齊齊的吶喊了一聲。不意就這樣。一聲中。忽然天崩地裂。金光亂拚。破着椰子樹。飛來的開花子彈。如雨點一般打來。蠻人叫苦不及。接連着又是一砲。把那蠻人打得落花流水。死了大半。餘下的嚇得魂不附體。四散逃走。船橋知道了救星。這一喜喜出望外。直喜得眼淚鼻

涕俱下。投去火鎗。轉身與春子互抱着。道：上帝憐我們。救我們。春子更跪在地下。謝神的恩蔭。芳雄連忙趕上望臺。卻不見什麼。再走至竿頂上。大叫道：有一大船。旋泊在海邊了。有許多人執着鎗。搖着杉板。正在上岸。獨木船不見了好些。大約來迎我們了。說罷。連忙走下來。至利吉處。見利吉神氣大變。委頓不堪。吃了一大驚。正是

轉瞬西山已日暮。無端辛苦老英雄。

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人生世上。總不過公私德二字。私德當盡。公德尤其當盡。自是名論不刊。

芳雄力任艱難。其與利吉恩義交盡。尋常小孩子能如是乎。老大支那國。有如是者乎。思之思之。可以興矣。

芳雄計議。只有拚命一戰。此時情勢祇可如此。移足一步。則全家隳矣。讀者應能知之。

盜格魯撒遜民族所恃者青年漢種青年聽者。

第十六回 叙原因海島歸魂 整歸裝澳洲卜宅

卻說芳雄回至利吉處。正要告訴有船來救。忽見利吉神氣沮喪。吃了一驚。開口問道。現在身子只麼樣。利吉道。也不見什麼。我聽見外面的鎗聲大震。不知心中怎樣纔好。獨恨我被傷在這裏。不能幫助你們。盡吾的天職。屢次欲掙扎起來。無如一點氣力沒有。掙起來便倒了。心中恨極。不如被蠻人打死了。反清淨一點。現在外面怎樣了。蠻人進來沒有。芳雄道。大喜阿。利吉翁。有船來救我們了。利吉道。謝天地。我們也有離島的日子了。咳。芳雄。我自己覺得身子不好。不知吾能夠再返祖國。見那倫敦市的盛景麼。芳雄道。利吉翁。你寬心着。吉人自有天相。保重身子要緊。不要急壞了。我去看看再來。說罷走出。剛至外面。只見船橋携着荒海船長的手。走將進來。芳雄這一喜。更出意外。當日是扛下舢板去的。今日却活跳的走了。來。又在這荒島之中。遇着共患難的故人。并且又來相救。列位想想。這心中

便喜到如何……再說荒海船長如何到這島中。列位不記得前數個月有帆船駛近島來，被暴風雨吹回去麼？當時利吉等在海邊揚旗燒煙，以示求救的意思。那時帆船即荒海湧三的船，不獨看見這島上有人求救，即太平號的旗荒海早已認出，忽然將近海岸，爲大風吹去。這一日夜的風，直吹至離島七八百里處，本來荒海的船往澳大利洲的西特尼港，測着天度離澳洲較近了，是以一徑開往濠洲卸去貨物，再來這島救他們。是以隔了許多時日……然而荒海船長在太平艦危急之際，被波山水手扛入舢板，又怎樣活了呢？原來船長一時被打悶絕，這杉板中，究不比大船顛播得了，不得波山等數人拚命與波浪相持，過了一夜。次日風靜些，船長在舢板中顛了一回，已悠悠的醒轉。至次日風少靜，荒海的元氣漸復，始問及利吉與船橋的下落，吃一大驚，恰巧其時前面來一大船，舢板內齊聲求救，遂救上大船，載至澳洲的扶恩提明的地方上岸。荒海將波山等所告船已沉沒，船橋一族已溺死的事情，報告了船主，心中却深恨波山等無情的行

爲荒海在扶恩提明地方見山明水秀氣候景色均異尋常決意移居在這裏買了田園從事農耕畜牧須在英國買十餘頭牛併載些貨物來西特尼港偶然在太平洋孤島中行過見太平艦的號旗始知船橋等一家尙在又因被風吹去先至西特尼稟明知事求援助彼等隔了一月餘知事另撥一帆船來救恰好第二次的蠻人已在海邊上岸慢慢的行近前來見海邊房子已被蠻人佔去船中諸人不知船橋一家生死如何是以未敢少動一夜中伐木截樹忙個一堆不知爲着什麼次日天明聞得鎗聲震天始知道船橋一家尙未被殺在桅上望了準頭隨即將砲架上立刻放了幾砲看見蠻人散去復將就近的獨木船打去了若干隨即將自己船上人渡上岸來其時適彼芳雄在望臺上看見不多一刻已至柵門外面恰巧船橋開門出來大家一看喜出望外上前執着手互相道喜走進門來這話慢表……再說芳雄看見荒海過來不勝大喜上前道荒海君多謝你來救我們了荒海道芳雄你一向納福說着已走在屋中間坐下問及利吉船橋

遂將利吉被刺的話說了一遍。復道：荒海君，我們一家全虧利吉君庇護着，我們感激得了不得。荒海道：我們去看看彼說罷。船橋領着一同走去。其時利吉病漸鄭重，創口不合，不住的流出血來，氣促神敗，將近臨終之期了。船橋看着，覺得光景不好，一陣心酸，不覺落下淚來。荒海走上前道：利吉君，某在此看你了。利吉聽着，知是船長荒海來了，睜開眼，吐着極柔弱的聲音道：阿呀，荒海船長，你只麼竟來了。我在此日日望着救星，却想不到臨死的時候，見着船長。阿呀，謝天謝地，說罷，合着手作禮。荒海道：利吉君，你不要慌，我船上有醫生，趕速請彼來醫你。利吉道：荒海君，不要枉費這心了。任何名醫，想不能救我。我已由天使迎我歸國。我蒙神的庇蔭，得保船橋一家無事。荒海君，我可謂死得所了。利吉以手當胸，口內喃喃的不絕。大約爲末次的祈禱了。船長見利吉漸漸的兩頰紅暈上來，知道醫亦無及了。相對無語，含着淚，無可如何。芳雄走至利吉之側，取一滴茶，放在利吉口內。過數分鐘時，利吉忽然大開着目道：芳雄，你在何處呢？我要歸天國去了。我死

之後將我死屍葬在池邊高的椰子木蔭下。我起家本寒素。現在漂流在外面。身無長物。又無妻子。我的一身來去均無罣礙。芳雄你好自爲之。說着氣喘上來。停了一停道。富雄呢。花子呢。正雄呢。我不能再見你們了。芳雄不住的流下淚來。急入內叫道。母親快來罷。利吉翁要不好了。春子答應着。携了兩個兒子。走進利吉房來。見着船長也不暇寒暄。一執手。卽往利吉之側跪着。以吻親利吉之額。叫了幾聲。利吉微微的答應了。芳雄在側握着利吉的手。炊時許。只見兩頰的紅暈也退了。叫道。丈夫乘風破浪。焉用家爲我。今日可以去了。說罷。雙目下垂。雙足一挺。魂歸天上。船橋道。可惜阿。可惜我一家感恩戴德。現在無可報之處矣。曷霞氣在外面。聽見利吉死了。亦落淚不止。芳雄入內。將太平艦的大旗取出。捲在屍身上。荒海船長命帶來的水手。趕速作起棺木來。命芳雄領着。至利吉所說的地。開了一穴。以便下窆。次日一切俱備。船長召集船上的人。送殯者多穿禮服用極嚴正的儀式。前面作起軍樂。一行人直至墓上。埋葬利吉的遺骸。取着天然的青石作



一墓標。鑄上一行大字道。大英國冒險巨子風間利吉老人之墓。墓的周圍。伐得椰子樹。植成一丈高的木柵。以防着野獸踐踏。芳雄乘暇。又採得野花。編成大花圈。奠在墓上。遂名這島爲風間島。

次日乃收拾一切。運送下船。如器具家財。大工用具。鹹肉。獵犬等。皆歸船上。却把所畜的牛羊豬雞等。開了柵門。放在荒島上。這次人數較多。運物較快。不上一日。早已停停當當。臨走時。大家走至利吉墓前。船橋道。利吉君。我們長別了。各人流淚不止。依依不捨的下船。此時天公做美。竟一帆風順。四個禮拜。已到船橋前年目的地。澳洲西特尼港。船橋重謝了荒海。結爲好友。從此經營田園畜牧。生計日繁。船橋又善於計劃。遂成澳洲數一數二的大富翁。芳雄成長後。克繼父業。富雄大了。亦漸不惡耍。入籍陸軍。昇至高位。正雄爲海軍大佐。船橋夫婦。齊眉到老。閒時聚着一家。團坐講利吉的遺事。及其遺話。想着其好處。每至泣下云。東海覺我

譯至此輟筆歎曰。

拔劍橫天一長笑。羣龍無首血玄黃。中原昨望真王氣。誰說奴皮樹國防。  
行百里者半九十。崎嶇歷盡卻無窮。少年慢說有天擇。山海蒼蒼雲水空。  
落魄依然是國民。靈魂雖死有精神。渡江應擊祖生楫。噓起陽和大地春。  
御石猶填小精衛。拊髀轉歎老英雄。人天戰勝生還日。痛飲黃龍燕市中。  
筆力則雄健。位置則妥貼。鈎挽則玲瓏。誰謂外人不文者。三家村學究。徒望而  
卻走耳。

人無冒險的性質。便不能望集事。便不能望自立。能冒險斯能進取。能冒險斯  
能優勝。吾願以此書一藥。鄉黨自好士。

人生有應盡之天職。天職不盡。即公私德不完備。雖有才是小才。雖有智是私  
智。利吉一生。能令人欽敬者以此。

死得所一語。最爲難得。自古英雄。遺恨終古者。何堪枚舉。利吉可謂善終。

---

聽見先哲格言。而不能身體力行。便是未聽。書內緊要處。我願讀者。作格言觀。勿作小說觀。立生加評

---

游外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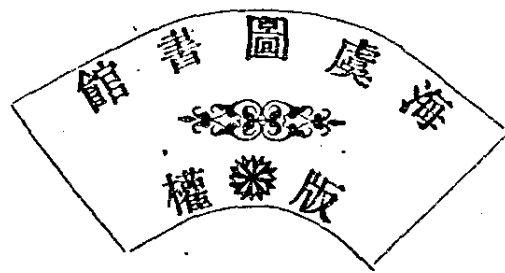
百十二

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印刷

同 年十月發行

(海外天)

定價大洋五角五分



譯者 東海覺我

發行者 海虞圖書館

常熟寺前街

上海四馬路胡家宅

印刷所 文明書局

(發行所)

開明書店  
 文明書局  
 廣智書局

11344

100